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徐

世

昌

警民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二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四輯

精裝十

定價新臺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

海 出 版 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二一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徐世昌序

識語

當清之季所謂名公鉅卿者雖不必有過人之才而不陰謀通聲氣結附從植黨援徐氏却其一人也余夙纂近代名人傳紀其事蹟頗詳治績曩所日擊家世昌事則聞諸伯陸勤與鄉人路氏者爲多勤伯徐氏通家路則其姻婭也今既被衆舉行就職爲元首雖南北迎拒未能一致而默觀時勢欲求一才能聲望愈於徐氏者亦殊無其人然則勞絲或待之而理喬絃或待之而調矣對於國家關係匪輕度其藏世當爭睹乃附益曩作撰爲是編公之國民若曰知人論世則吾豈敢

著者自識

徐世昌目錄

識語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徐氏歷史之概略

第三章 徐氏初起之時代

寒士時代 詞曹時代 嚮用時代

第四章 東三省之治績

內政 外交 軍政

第五章 內用時代之徐世昌

郵傳部 軍機大臣 內閣協理大臣 軍諮大臣

第六章 清室退位後之徐世昌

讓帝太保 青島之隱居 出任國卿

第七章 袁氏僭號前後之徐世昌

避帝之辭職 再任國卿

重組織內閣之辭職

河南輝縣之歸隱

第八章 黎馮時代之徐世昌

孫徐之交閔 徐州會議

浙皖各省獨立

張康復辟

南北戰禍 馮段暗鬪

第九章 被舉前後之情形

安福派之組織

兩院投票前之預選

兩院投票時之情形

北派之驩迎

西南之拒絕

外人之論調 馮段之態度

第十章 徐氏之餘記

文學 瑣事

家庭

第十一章 徐氏幕中戲下之人才

梁士詒

葉恭綽

龍建章

朱啓鈞

錢能訓

許世英

梁如浩

吳鏡孫

吳笈孫	周樹模	張元奇	陸宗輿
陳振先	鄧邦述	黃開文	倪嗣冲
張勳	曹錕	田中玉	張作霖
潘矩楹	管雲程	岳開先	段祺勳
傅良佐	王揖唐	王懷慶	馬龍潭
吳俊陞	許蘭洲	馮德麟	王汝賢
盧永祥	聶汝欽	王善荃	聶汝魁
吳慈培	陳閻	鄒致鈞	盧弼
李鳳年	袁良	黃仕福	劉鏡人
李家鏊	譚兆樑	申葆亨	鄭焯
王順存	管鳳銖	孟憲彝	顏世清

第十二章 徐氏對人之觀念

對於民國之觀念

對於清室之觀念

對於帝制派之觀念

對於黨人之觀念

對於財政之觀念

對於軍事之觀念

對於實業之觀念

對於外交之觀念

第十三章 徐氏對人之關係

對於北洋官僚派之關係

對於北洋軍人之關係

對於交通系之關係

對於宗社黨之關係

對於清室退位之關係

第十四章 徐氏與近當代名人之比較

與袁世凱之比較

與黎元洪之比較

與馮國璋之比較

與段祺瑞之比較

與岑春煊之比較

與陸榮廷之比較

與康有爲之比較

與趙爾巽張謇李經羲之比較

與奕劻那桐錫良之比較

與羅斯福威爾遜塔孚脫之比較

第十五章 結論



徐世昌

第一章 緒論

世之聞人必有一二嘉言懿行或奇謀異癖膾炙人口後之紀述者因得據所聞成爲稗史以補官書之闕而今則難言矣言行或見之報章而不敢必其皆實若謀畫則秘密匪外人所能窺而在位庸庸殊無畸行堅癖足爲人談助者故金鑿絕鮮密記洛水無復遺聞強爲奮筆適堪覆將不易一也

以黨見爲是非親疎爲毀譽漢宋以來蔑代不然而今則尤甚軍人官僚政客民黨各自殊途而同一軍人於時有南北之分在北又有皖直之異官僚則新舊不齊政客則黨籍各別一民黨而所載黨魁不同一黨派而先後組織易轍東西各國第爭政見我國則因政見而褒貶及於身家是朱非素出主入奴不易二也

人生行誼或大醇而小疵或有初而鮮終要當分別以觀未可執一概百今乃不然負時名者奉衆美以歸之違時論者叢衆惡以加之如剛毅誤國可誅而必誣其通賄賂李秉衡用拳無識而必誣其殺袁許執此類推什九皆然據爲定論適成衛說不易三

也

報章有聞必錄固不能繩其盡確而近世小說家言其涉於名人軼事者強半皆采之報紙流播既廣雖舛錯亦成事實苟爲矯正則口衆我寡咻多於傅自信爲微言世譏曰盲論不易四也

以是四者雖龍門復作或且擬爲魏收承祚書成譏竟貽之鑿齒謗陋如予敢言纂創況以論徐氏則四者之外更有三難

一宿宮太傅猶奉朝謁儼清室之貞臣味共和之大義其難在近似宗社黨

10

二對袁氏爲異姓昆弟之交其幕中半洪憲勸進之黨或謂餘灰未死行且復然其難在近似帝制黨

三孫徐之閔必待其解紛馮段之倫咸奉其約束或謂天津會議未必非東海主持其難在近似北洋軍人黨

夫三者皆世所疾首衆欲甘心而以一身兼之宜其唯聞詆譏罕傳稱頌究之徐氏自有個人主張三者都非就中真相著者苟爲剖析世且疑其附勢尤難之難矣

雖然毀譽根於事實事實則未可全誣今茲所作第詳事實少附論評雖微言深識遠遜前賢而深文曲筆差能自免世或不以謗書穢史視之乎

第二章 徐氏歷史之概略

世昌字菊人直隸天津人生於清咸豐五年固世族高祖某河南知縣曾祖廉鏗進士湖南知縣祖思穆河南中河通判父嘉賢未仕卒生而家中落奔走豫南北爲人記室以自給光緒丙戌年三十二成進士己丑散館授編修甲午順天鄉試磨勘官國史館武英殿協修官丙申母喪歸葬於豫丁酉入新建陸軍參袁世凱戎幕己亥服闋仍留襄軍事庚子張之洞及世凱保薦人才皆列名疏中得軍機處記名辛丑世凱任北洋大臣奏派充京營營務處總辦旋擢國子監司業癸卯商部成立超授右丞旋開缺加副都統銜充練兵處提調甲辰署兵部侍郎乙巳派校閱北洋陸軍旋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兼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除左侍郎署本部尙書事六月派赴各國考查政治以吳樾謀炸未及行授巡警部尙書補軍機大臣方略館副總裁經筵講官丙午派赴奉天查辦事件未幾改民政部開去軍機大臣專理部務丁未授欽差大臣東

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仍兼參預政務大臣丁未兼署奉天巡撫己酉調任郵傳部尙書五月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庚戌授協辦大學士憲政編查館大臣七月再入軍機大臣旋授體仁閣大學士辛亥四月授內閣協理大臣九月改軍諮大臣授太保冬月辭清室居於青島民國三年清室晉太傅袁氏任爲國務卿四年辭職歸豫復至京師五年仍爲國務卿踰月辭職時往來京津間五月爲世凱治喪還豫居於輝縣五年冬應黎元洪等之請至京師解府院之爭遂移居天津六年九月入京晤馮國璋商維持優待清室條件仍還津七年春段祺瑞辭職國璋遣使使其組織內閣拒之復至京爲馮段解和遂居京參衆兩院成立議員什九屬安福俱樂部先議定一致舉世昌爲總統及投票果屬之雖通電請辭而北洋派半天下皆崇信世昌者不必容其不就妾二無子生一女世昌狀貌端重日光射人雖年已六十四而步履矯捷精神強固世凱所弗及也

第三章 徐氏初起之時代

寒士時代 祖思穆官中河通判當咸豐間時寇患亟河工經費大減及卒家無餘資

父復早歿氏產於河南幼而貧困然其狀貌端秀頭角崢嶸長老皆許爲大器少少助其資賴以得活讀書不甚慧而向學頗勤楷法勻潤踰冠乃受聘爲人幕客時牧令幕中皆有硃墨膽清等席硃墨以硃簽文告時日判行者也膽清繕治文牘者也月脩多不踰十金氏以朋儕游引歷就河內太康諸縣硃墨膽清恃所入已瞻其母至所主瓜代及期則又隨之以去而另籌他就七八年間恆僕僕往來於大河南北靡有寧歲徒以覓此百金之歲俸耳而曾不以斯困阨少減其活潑之志趣喜馳馬從諸少年游謙與同幕者皆訂昆弟交時袁世凱父歿方家居因得接晤時相過從遂結苔岑世凱強暴喜事氏每婉曲喻譬勸毋騁血氣雖不盡從而遇之甚親若同懷者壬午中式順天鄉試歸朋從讌於相國寺酒酣各言志至氏擎杯笑曰他日或大挑或議叙或幸成進士爲卽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縣太康必師孟嘗廣納食客味其言彼志特在溫飽初不望有後來若是之事業也

詞曹時代 氏癸未會試落第還仍爲人記室丙戌再應會試遂獲雋殿試二甲朝考一等選庶吉士雖釋褐而貧如故己丑散館一等授翰林院編修時掌院爲翁同龢淹

雅好學所舉多南士氏不通古學書徒姿媚在館無文譽故八年並一鄉會同考官而不能得侍郎王文錦其鄉先達也將援之入南書房而潘祖蔭以其不學遂止所任瓜磨勸及武英殿國史館協修皆閒散不足重輕者京察亦未署上攷不得記名思將以知府截取分汴師友皆躓之未及行喪母歸葬河南已而世凱奉詔治軍小站號新建陸軍特請於督辦軍務處王大臣調贊其戎幕稱曰會辦此爲氏置身軍界之初而出幽遷喬亦自茲始矣

嚮用時代 世凱既授山東巡撫以所練軍從氏將改道員指魯省而世凱尼之謂子方踰四十當養望木天備他日顯擢地奈何亟亟於風塵俗吏耶說始罷庚子拳亂作世凱主勦匪謝友邦與南中疆吏同意有言於之洞者曰此公鄉人翰林徐世昌參贊功也遂具疎洊之而世凱亦密稱其識力精銳志節清嚴奉旨交軍機處存記迨回鑾世凱迎駕面奏世昌學兼文武才優幹濟特宣入對孝欽見其體貌英挺音吐清揚大喜諮以直魯軍防條對明皙翌日后告榮祿曰徐世昌或足繼李鴻章後乎其期許若此時淮軍新建軍半留京護衛世凱遙領之乃任爲京畿營務處駐京師已擢國子監

業癸卯商部成立載振爲尙書素聞世凱稱其賢特保授本部左丞以六品超擢三品異數也然以營務事蹟不恆到部未幾置練兵處奕劻世凱爲練兵大臣調充提調遂開左丞缺以內閣學士候補加副都統銜偶至會館讌諸同年生衆見其赤頂獅補頗非笑之明年春署兵部左侍郎乙巳世凱以北洋第一二三鎮成立請派重臣檢閱得旨派充檢察北洋陸軍大臣還朝令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時瞿鴻禨頗用事雖不直世凱獨信世昌謂其謹厚鹿傳霖以鄉誼故頗親之雖初入值而機要輒引與共謀鐵良榮慶所不能望也旋補侍郎兼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署兵部尙書自編修七品至尙書僅四年爲有清一代漢大臣所未有時中外交請變法朝廷納世凱周馥議派端方戴鴻並載澤世昌等出洋攷察政治方登車黨人吳樾投以炸彈澤傷奕劻亦不欲其行遂奏稱世昌樞務煩乞勿令行后諾即授巡警部尙書自庚子外兵據畿輔街市皆置巡捕辛丑收回京津各地世凱卽以聶士成潰兵訓練編爲巡警京師亦同時立工巡局回鑾以肅親王善著領局事至是改設專部以尙書任之乃益調用北洋警官擴充警權立學堂教練所規模大備時已補授軍機大臣兼方略館副總裁經筵

講官樞部事皆煩劇而處理裕如衆譽其能丙午偕載振赴奉天察辦事件是行振卽取楊翠喜於天津不敢諫也使還適攷查政治諸臣條陳新政主先變官制軍機爲專官巡警部亦改稱民政遂罷密勿專理部事自日俄戰已日營南滿俄營東清東三省勢益岌岌世凱等請合三省全力實心經營遂奉旨令政務處議變通三省官制奏上擬設東三省總督先是氏新自奉天按事歸知奉庫積帑幾千萬而地方沃饒民多殷富籌款尤便利遂自請行孝欽嘉其不辭艱鉅授爲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舊各省總督以直隸爲領袖至是以東督兼將軍羣以班首推之聯名奏事皆其領銜世昌以新進得之皆世凱力也

第四章 東三省之治績

內政外交 欲知徐氏治東之績當先論其地行政之沿革及日俄勢力範圍之所及（一）三省行政沿革初皆置將軍奉天則益以戶禮兵刑工五部侍郎奉天府府尹自光緒初崇實治奉盡收各部權將軍兼尙書都御史行總督事統轄滿漢旂民事務府尹則行巡撫事地方外設民官其後恭鏗於黑龍江明安於吉林亦增設地方州縣丞

俸各官然將軍府尹非旂人不能任吏治往往不飭賄賂公行而徵收無比較成案無卷牘官吏務爲欺朦及俄兵據瀋陽將軍增祺逃公私蕩然乃特命趙爾巽繼之至即立財政局清理財賦鼓鑄銀圓行鈔幣度支漸裕時日方歸我侵地爾巽乃摹其巡警諸政少少行新法盡裁五部府尹政權畢操之將軍時延茂於吉林程德全於黑龍江亦頗仿其所爲漸革故俗而自甲午後人民數蒙外患咸思變法圖強爭願輸資行新政焉

(二)日俄勢力範圍之所及日以大運爲根據地其鐵路經奉天以迄長春是曰南滿鐵道沿道警權皆爲彼有自南滿線大石橋又有支路以達營口由奉天至安東曰安奉鐵道接鴨綠江過橋卽朝鮮撫順烟台(奉天之烟台非山東之烟台)煤礦東邊采木業盡爲所有兩鐵路線皆駐重兵俄以哈爾濱爲根據地其鐵路經滿洲里以達長春號東清線其憑陵侵逼同於日本

世昌既督東於第一義主改革以變官制爲先務於第二義主牽制以聯美爲宗旨變官制則總督爲三省長官巡撫爲次官三省各設行臺隨地駐節省立公署巡撫民政

度支提學交涉提法旂務勸業巡警等司道皆率其科員同署辦公若京師各部員事皆主於總督巡撫不得單銜奏事奉公署復設左右兩參贊左參贊領承宣廳司行政右參贊領諮議廳司議政總督兼將軍巡撫兼副都統道員兼參領並以民官領旂務總督復得隨時入朝奏機要先撥賠款磅餘二千萬爲行政費大調京外官吏各縣皆立巡警勸學所農會其時中國新政以奉天爲完備然亦徒有形式以京奉咫尺京師要人爭投游牘所調用者大都此曹如道員李鳳年爲李蓮英姪直牧王蔭第爲王聯喜姪皆權奄也又務增局所位置私人一省城有民政司巡警道巡警局總辦鄉鎮巡警局總辦四者他亦類此所謂科長科員者無所事事唯日徵逐狎游故其時吏治不修亦以東三省爲最南中亡賴捏稱府經縣丞職銜即可託人營一差多者月百餘金至薄亦五十金一時署員局員投効員充塞會垣劇園酒肆娼寮百業繁興氏頗自矜其敷衍新政之力謂已變荒陋爲繁庶日報嘗言外人振興市政在推廣商業中國振興市政在增設官僚卽指天津奉天而言蓋世凱壬寅於天津亦用此術也聯美則以稅務司包羅爲介以東省商業情形函告美國諸鉅商於是美廷有公共管理東省

鐵

道之說日本首提出抗議事不得實行世昌欲先營瀋遼鐵道自盛京至鄭家屯漸由東蒙出長春達琿瑋以與南滿東清抗然中國安有是財力遂密疎舉唐紹儀使美紹儀時方爲奉天巡撫也已西四月內任郵傳部尙書紹儀猶未歸國謀亦不就其他如采木章程則多奪木把生計又日人輒於商埠外雜居營業亦不能阻止而閩島交涉風雲尤蹙間島者吉林屬延吉地也毘接朝鮮境朝民私至墾荒者實煩有徒戊申日人遽派兵警駐其地謂乃韓地當屬之彼國清廷以其鄰近長白爲祖宗發祥所令世昌籌抵制乃奏派陳昭常爲邊務督辦吳祿貞爲會辦皆治延吉已而昭常權吉林巡撫祿貞爲督辦日人時尋畔辱我兵警傷我商民祿貞固不屈齟齬益甚世昌在任日文電往來十越月至七鉅冊然空言終無補既內用言於那桐乃假安奉議約提出延長築路權及各地采礦權讓日日則歸我和龍峪以南地間島事遂解決然韓人私墾如故地方吏罔敢阻禁據上二者觀察徐氏治東內政可名爲形式的官僚政治外交雖非喪失其手而亦少所補救其建築奉天公署費三十餘萬器具費十餘萬宏壯華麗冠各省後載濤自歐攷察陸軍歸國經奉天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及駐宿公

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他疆吏所及還朝卽力洊其值樞府焉

軍政 三者舊唯旂兵強者若巴爾虎索倫之屬咸豐間皆名實不副盜賊日繁崇實治奉乃調左寶貴軍駐盛京是以民軍入駐東省之始自後統將旂漢迭更而兵士則皆山東登萊青三府人甲午趙爾巽在任頗倚朱慶瀾時日俄戰亟馬玉崑軍亦駐臨榆且分營錦州備中立時降盜張作霖積功至都司爲防營統領軍亦甚強世昌奏調近畿第三鎮駐長春其統制則曹錕廬永祥亦統領之一也復調王振畿一混成協駐奉天此皆調用之客軍也其薪餉支諸原省又自編步兵兩協以王汝賢潘矩楹爲其統領立東三省督練公所於盛京以田中玉爲總參議吳祿貞傅良佐劉之潔等爲參議段祺勛爲兵備處總辦管雲程爲參謀處總辦岳開先爲教練處總辦三人皆留日士官學校學生也以王荃善筭糧餉聶污魁筭軍械於吉林立督練分處以王揖唐爲參議黑龍江暫緩設置凡講武測繪憲兵諸學堂亦同時開辦此其籌備新軍之成績更奏派張勳爲淮軍翼長率所部淮軍駐昌圖薪餉奉直協支孟恩遠爲吉林翼長倪嗣冲爲黑龍江翼長設奉天防營營務處以度支部張錫鑾爲總辦分中前左右後五

路各置統領分統以張作霖馬龍潭吳俊陞馮麟閣等分充統領江省軍以許蘭州爲強姚福升次之此其籌備防軍之成績是其新軍仍仰給於北洋防軍兵士漸多土著而強半則俗所謂胡子之流故地方官獲盜訊供什七皆自承爲防營兵勇其軍紀可知矣

第五章 內用時代之徐世昌

世昌之治東也傾所領鎊餘各省協濟以營新政養冗官故其時奉天新政之完備幾冠國內而京省游士亦赴之猶水之就壑然是二千萬者年餘已告罄後無以爲繼又間島交涉日迫解決無術時袁世凱已被逐乃乞奕劻營內調適郵傳尙書陳璧爲臺諫劾罷遂奉旨以世昌繼之而移雲貴總督錫良治東時載澤掌度支素嫉世昌頗囑良察其浮支而載灃終信其賢告良以蕭規曹隨其後覈明其浮濫款甚多疏聞皆免置議其運動手腕之敏妙視世凱亦不多讓矣自此內任郵傳而樞府而內國以迄清亡焉

郵傳部 郵傳部者謂爲行政之機關勿寧謂爲貿易之公司而尤公司中之腐敗率

溷者也然內之奄寺外之親貴及樞臣當陳璧掌部時莫不餽以鉅金故諸官皆倚之爲利藪非個中人不令承乏也或謂世昌未受事已許載洵濤月費各萬五千金是雖不可知而皆有所分潤則無疑義是歛取之何所鐵路局是已梁士詒自調部卽筦路局事其於公私計畫皆甚周備歷任堂官咸倚之爲左右手其副則葉恭綽龍建章也世昌既蒞任一仍其舊事皆聽之士詒唯津浦路政則奉旨自爲督辦者乃舉朱啓鈴陸勤伯等分司之所據固膏腴揮霍如意助澧洵濤那桐等益佩其賢能未幾遂授協辦大學士時同官者科名以世昌爲最後而竟膺爰立莫不稱異數也

軍機大臣 軍機處世昌舊所回翔地也自戴鴻慈沒世續洵其門人吳郁生郁生雖工夤緣而闇庸絕不識政體載濤自歐美考察陸軍歸國力陳日俄謀我之急非速變法立憲不足圖存載濤命共樞臣議續郁生一詞不能贊濤謂軍機政所從出而大臣才若此事何由辦因力詆續郁生而洵世昌舉其治奉政績有整潔之馬路嘹哨之軍樂壯麗之公署皆可頡頏外國澧亦謂朝臣達新政者世昌必首屈一指遂言於孝欽罷續郁生以世昌代之郵傳部則授諸所洵之唐紹儀恐他人接任或有更張也時張

鹿皆沒漢大臣唯世昌寵最固袁黨自戊申冬勢漸絀至是得其護持力始並響用
內閣協理大臣 庚戌冬清室以疆臣及士民等籲懇縮短立憲期限定於明年先設
責任內閣辛亥四月遂授奕劻爲總理大臣那桐世昌爲協理大臣世昌告桐曰此席
予居不稱唯慰庭才足勝任而以朋黨嫌疑不便論列奈何桐曰是何難我言之可耳
乃具疏以疎庸辭職洊世凱端方自代當世凱罷後有稱頌其人者載灃皆嚴斥之其
時褫逐之趙秉鈞陳璧胥袁黨也自世昌再贊密勿世凱謀起用甚力親貴咸賴爲疏
通至是桐疏雖未報可而亦不加以申斥然載澤心終不慊財政事皆專斷內閣不得
過問以其妻爲隆裕女弟灃等俱畏憚之無如何也唐紹儀任郵傳澤事事務與相左
不自安乞病去世昌欲洊陳昭常而澤已堅舉盛宣懷灃不敢却竟任宣懷及宣懷蒞
事撤銷士詒鐵路局事代以李經芳經芳諳練精敏尤在士詒上事無不理宣懷附澤
其視內閣蔑如也故世昌謂爲一半責任之內閣而此一半責任者其壽命亦不能長
僅五閱月以亂事議選舉組織完全責任之內閣世凱當選世昌遂罷政

軍諮大臣 袁內閣者以國務總理而兼行海陸軍大元帥職務者也其權力之偉稽

之歷史唯梁冀曹操王敦足以當之歐美先進國所未聞也而以軍事計畫論參謀總長必爲大元帥腹心此則各國皆然袁氏腹心雖多而言親密終無人能越世昌者亦爲朝臣所共認時參謀本部未成立以軍諮處爲過渡之組織任軍諮大臣者則載濤毓朗也清室既履行立憲誓言親貴謝政遂以世昌代爲軍諮大臣是時陸軍部蔭昌早輸誠於袁氏而軍諮使良弼堅持不附事皆專決絕不稟承於大臣故世昌雖任軍諮初不治事而軍諮處之實力亦僅能指揮禁衛軍其他調度咸受成於內閣故是時謂爲無參謀之軍事時代亦可

第六章 清室退後之徐世昌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爲共和情也以疎迷小臣數年卽躋宰輔其不欲清室之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於他人實亡於其總角論交同膺貴顯之袁世凱以清較袁覺袁爲親於是不得不割其嚮清之心以嚮袁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貪恣斷斷無實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爲假面具以酬其代清之宿願事成則面具脫而共和取銷矣是臨時之假共和制於官僚黨亦無所害以是二者故清室之亡帝制

之終世昌皆不甚厝意唯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力洵袁氏在湖廣總督者世昌也乞袁氏組織內閣者世昌也言兵事當專屬之內閣他人不得掣肘者世昌也清室退位請以袁氏爲全權代表者亦世昌也全權代表者結局帝王之代表而臨時總統之別名也袁氏攫得此席其願鑿而徐氏之願亦鑿

讓帝太保太傅 世昌雖助袁氏而以受清厚恩終不能遽與之絕又袁氏有所要求於清室爲已所不能直接談判者更不能不任世昌爲代表於是令隆裕授爲讓帝太保其頭銜雖尊而實閒曹何者讓帝就學已有其父載灃照料又有陸潤庠陳寶琛授讀初不必另求保傅也故清袁之際授受禮成袁氏已屈就爲總統世昌遂託言國變憂憤力辭太保避地去青島其去也世續踟留至哭失聲隆裕亦泣勸其勿遽行而世昌卒毅然舍之去蓋無此行不能脫清室職掌不脫清室職掌不便爲袁氏相國青島者世昌三窟之一亦即明修暗渡之地也吾嘗謂其爲讓帝太保時代即其爲袁氏參謀時代也

青島隱居 徐氏自東三省歸已營屋置產於輝縣天津亦建廣廈而此行不避於祖

宗生長之天津亦不避於少時游釣之輝縣乃與張人駿周馥等翩然共集於膠澳是蓋有故矣當其將去京師袁氏挽留亦切終以遽仕無以對清室尤於二年後出助爲理袁氏等其二年期太長駐津則慮袁之煩擾故寧遠適若河南則以大局未定恐致意外亦不敢居故寧處海角然雖居青島而與袁氏信使往來月恆數起嘗對張人駿言凡此皆爲維持清室優待條件非有他也時溥偉以宗社黨首領亦駐其地然絕少過從載振曾一度來訪或謂屬其父奔助私產之關繫雖未能證實而其與宗社黨無連帶則可斷言也青島置產皆周學熙代爲經營聞可值銀四十萬

出任國卿 袁世凱既改約法師美國爲責任總統制改內閣總理爲國務卿之機要局局長也任此第一任國務卿者爲誰卽隱居青島之清太保徐氏也當氏避地時其表示於清室者爲遭逢鼎革隱痛在心從此不預世事其表示於袁氏則卽仕媿對清室約二年後出山而此兩種表示並不得謂爲可信蓋氏老謀深算生平未嘗冒然從人致一次陷危險彼深知民國初建黨人之囂張各派之把持以袁專斷可決其若水火不相容與其貿然出而任紛爭時代負疑負謗之總理孰若少緩須臾出爲統一時

代養尊處優之國卿所以一蒙特簡欣然卽出蓋已計之爛熟矣謂予不信則請味其告趙秉鈞之言『凡事當求一穩今日百事不穩總統總理徒負虛名耳苟能穩也一知事亦可樂奚必高官大爵哉』是以明明自道其心事矣世凱亦知之故送其去青島時臨別有言『俟我將這一起子昏小子拿了再預備着迎接老大哥』所謂昏小子者卽指一切異己者而言也當氏出任國卿時內之各部院外之將軍巡按雖不必皆袁氏爪牙而絕無孫黃餘黨溷跡其中故對於中央一致表示服從而陸軍部之段祺瑞參謀部之陳宦其重視國卿尤倍於向日之總理世凱專主外交及對付黨人其他官吏黜陟舉世昌主持一時東三省舊吏充塞內外張元奇許士英之流可勿論卽如鄭焯輩一舊時從官耳亦皆分據各省之要關腴稅計其爲國卿時聞雖非甚長而故人位置無遺然初無攬權名蓋其生平行事巧妙沈靜大都類是世凱奸雄其才略非氏所及若穩健深沈似又在袁氏上矣而值日人提出苛酷之二十五條件段氏方長陸部力主戰世昌笑曰以芝泉之經驗猶輕言戰何耶然屢列席會議始終主婉辭拒絕或聯英美抵制而袁氏謀稱帝亟欲以是見好日人遂定約定約翠日氏卽托病

不至政事堂凡十餘日袁頻勸駕乃起而自是寵亦少少衰矣

第七章 世凱僭號前後之徐世昌

袁氏之終必稱帝世昌知之有素矣當清末讓國時段祺瑞主舉袁爲民主段芝貴主推袁代清稱帝二者莫知適從以決於世昌世昌曰民主順時姑取之以俟異日梁士詒議亦與相同當第二次革命平定適居青島聞而告周馥曰從此慰庭得行其志矣所謂志者卽大位也迨既出任國卿見各省民黨謀反對甚烈雖失敗而前仆後起北洋軍人則馮國璋意漸攜貳段祺瑞尤不直袁所爲東鄰日肆陰謀以帝制爲餌而攫我和權知國體之不可遽改世凱屢示意皆默然不應一日載振銜奕勸命晉謁謂項城天與人歸似宜速正大位俾天下寧一世昌笑曰然則君父子何不勸進振曰恐貽我宗人笑故以告子乞爲領袖敦勸項城曰然則我不獨畏貽舊日同官笑乎望君勿再言振慙沮去以告克定克定以其父唯徐言是從遂以帝制說告之且謂世凱意已決乞勿見阻世昌曰我不阻止亦不贊成聽諸如好鱗之一日世凱小病入間疾適袁乃寬亦在座世凱歎歎謂人生不能無疾病生死殊不自料以予自問雖才不足望古

並世似無居予右者然任事幾年志未盡展設我去位代任者雖已預舉其名藏之然而其才力或尙遜於予中國後來安危正難預卜耳乃寬遽起對總統有任期何足盡公才毋寧改國體語至此世凱以目視世昌俯首若不聞者遂罷議然自是每晚不延世昌入計密事矣克定知之乃屬孫毓筠楊度爲籌安會當發起時氏卽說世凱曰事雖勿論是非而不可不計利害默揣時勢誠未敢期其必成設竟廢於半途將以何術轉圜袁聞論愕然曰國中握有權力者豈亦有反對我者乎世昌言陸榮廷等不必論卽相從最久之馮國璋段祺瑞已自有意見故知其不易越日准祺瑞請罷職養疴復密派人南下偵國璋舉動見其捕戮民黨甚夥意乃釋世凱又告之曰今爲衆人所推予雖欲辭亦不可得恐不日卽成事實矣世昌曰事實不易成私計苟稱帝非有銀萬圓雖辦蓋典禮之籌備言論之收買軍隊之犒賞皆將取資於是而今日庫儲如洗其以三法應付之世凱爽然議中絀已而梁士詒擔任財政謂能以三旬籌足八千萬圓袁父子大喜遂買人勸進進行益力氏當此際蓋有不得不去之勢矣

避帝制之辭職 氏之反對帝制蓋爲袁一身熟計利害而知其事之萬不可行也然

袁已醉心甚言不能入初以肺病辭不允遂不視事克定告其父曰彼願爲清室逸臣曷放歸以成其高蹈世凱尙不允而京師有爲流言者謂段將舉義討袁世昌爲主謀人皆知其荒誕不足信而世凱則恐段徐世裏爲害於是遂許世昌去第諄諄勸其駐津門蓋慮其遠離或爲民黨所誘是時袁氏肺腹生戈矛爪牙咸有戒心焉

再任國卿 蔡鐸起義雲南雖出世凱意料而以陳宦在川湯燾銘在湘皆南人助已甚力者必能却敵時劉顯世猶無所表示以滇勢孤益不置意未幾黔叛未幾川軍劉存厚亦叛是時世昌卽馳書楊度勸其商之克定設法弭前議克定不能從嗣曹錕張敬堯馮玉祥雖力戰於川而勝負互見敵益銳進陸榮廷方自請討滇突反戈圍龍巖光於百色世昌再上書世凱謂卽今猶可轉圜排除期諸異日世凱得書悔前舉冒昧決意取銷帝制克定乃寬等猶百端阻撓世凱曉之曰非相國孰能爲是忠告者汝曹勿置我竈上自是羣小乃不敢更言蓋世昌任國卿時世海命稱之爲相國也黎元洪亦勸袁氏起用徐段徐指世昌段指祺瑞二人皆袁黨而獨不附帝制者也於是復任爲國務卿時論譏以四皓未終馮婦已再謂袁改元時曾封世昌趙爾巽張賽李經羲

四人爲崇山四友遇以賓禮示不臣天子之意易順鼎嘗上詩世昌譽其爲新君故人若漢嚴光世昌曰特恐白水真人未逢運會耳蓋已逆知帝制之必不可成矣及再任事首電致國璋等謂元首以息事寧人爲念取銷帝制若有不體此意恣謀獨立者皆自絕生成應予誅伐而我同袍亦應努力同心共衛中央云云時已知馮首鼠兩端故以是傲人無何浙獨立南中爭責袁退位袁議大舉征南世昌謂陳宦巧滑難信川事必不可支已而陳果變蓋陳爲錫良所拔良於己酉代世昌爲東三省總督軍事一取裁於宦宦則務去舊將如王振畿王汝賢之流皆世昌親信而並逐去代以其鄉人藍天蔚石星川及參戎幕乃詔事袁氏無所不至世昌宿卽知其翻覆雲雨至是竟驗自以經驗雖富而指揮調度非所諳力游段祺瑞以陸長兼組內閣冀平南亂蓋其時陳樹藩已逐陸建章於陝西晉豫皆阡危然知樹藩實承祺瑞旨非祺瑞秉政禍斷不能已世凱亦然其言遂任祺瑞爲總理組織內閣允世昌辭職去

重組內閣之辭職 段氏雖允就職然以反對帝制故終慮袁氏懷疑莫釋乃先就世昌決進止世昌因極口言袁氏無他意時局亟宜收拾促其速任事然段猶欲留其同

組內閣復固辭且曰今萬人任交通何殊老夫在閣舊人許士英字其舊僚也臨行
祺瑞以固北洋團體保項城威信釋民黨夙嫌其論北洋團體之不可渙散呵嚙往覆
三致意焉計其再任國卿期僅一月軍務方殷行政初無發展既卸肩遂遵京漢路至
彰德返輝縣居焉

輝縣之歸隱 帝制失敗袁氏愁憤致疾病篤時飛電召世昌入京師比至袁已彌留
相見揮涕謂曩不聽兄言致有今日國事任黎段爲之唯家事恐兒子輩處分不當敢
以託兄且乞主持喪務世昌慨然許諾及袁歿喪葬之儀頗摹古帝王補其未完之志
也袁氏私產本踰二千萬自起發籌安會克定以已財三百萬助之後復有所取攜數
至七百萬至是乃囑梁士貽周自齊等爲設法彌補而爲其兄弟析產定家範皆世昌
一力擘畫既就乃復歸輝縣日與幕客登蘇門探幽尋勝追逐樵牧幾一年前此居青
島雖曰避地而袁氏諮訪頻煩天下大計莫不與聞李經邁稱之爲海濱宰相計自丁
酉出襄小站軍事十八年來未嘗息肩至是乃真得閒放故徐氏優游之樂此爲其最
矣其在輝縣有住宅有別墅有田有地皆其友朱鐵林所爲經營即東三省總督任餘

資也

第八章 黎馮時代之徐世昌

世昌嘗告人吾與清室及項城皆有不可解之關係今清室退項城殂吾其安雲泉狎鹿鶴矣而孰知其歸隱未經年電招函促專使安專車已終驛不絕然皆謝不出已而有府院之爭黎元洪段祺瑞交函乞其出迓以專車不獲已乃至京師

孫徐之交關 孫洪伊者當前清時以聯合請縮短立憲期得名入民國充議員四年袁氏僭號乃南下與諸民黨攜手謀反抗最力馮國璋之不附帝制贊成恢復舊國會皆洪伊力袁殂段依法組織責任內閣遂任內務總長徐樹錚者段氏門人才兼文武爲北洋派中後起之秀當段氏反對帝制屬陳樹藩逐陸建章其擘畫之力居多段組閣任爲國務院秘書長且兼陸軍部次長洪伊固富家好大言每議事旁若無人及長內務舊有官吏頗多更易衆有違言京師警官亦不盡服其指揮樹錚惡其驕嘗爲祺瑞言孫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段漸防之適段自負責任事多專斷而內實樹錚主張每有議案須命令發布者元首不得改易元洪頗不能堪其左右如哈漢章饒漢祥黎

澍之流亦數持國務長短請元洪詰責更正樹錚不從反以惡聲府院惡感日深洪伊以段徐專橫恆於衆中醜詆之而樹錚謂每院有密議輒爲外報登載實洪伊所洩非禡不可在外則江鄂贛中立西南助黎餘皆附段彼此相持形勢日惡念非世昌無人能平虞之訟乃交迎之至之日議員官僚軍人商民無分新舊黨傾城逐於車站其對於諸人正色教誡若師保然且謂元洪左右非人而祺瑞自信太過循此不改必致病國二人謹受教初欲調洪伊農商部樹錚專任陸軍爲解釋已聞洪伊頗挑北洋軍人內訌世昌惡其害團體遂屬元洪下令免其任復令樹錚自辭職爭乃已而洪伊銜之甚矣是行也先期宣布宗旨不受職掌不入政界專任調停就緒卽還鄉里旣息爭將還輝縣黎段挽留甚堅乃允暫住天津

徐州會議 復辟之先有徐州各督軍之會議其發表者則各督聯團結體以抗兩院議員蓋國會屢與內閣齟齬且常質問彈劾張勳等驕橫不法狀武人嫉之乃舉勳爲盟主以示抵制或曰出祺瑞指是不可知矣而其內容主復辟實不可誣馮國璋倪嗣冲皆謂民主無人服從徒召變亂自不若用君主制用君主則以清室爲最宜然謂非

至時局不能解決時不可行此策非謂立即動作也曹錕以所議質之世昌世昌曰會議以固團體無不可唯復辟不宜行且有害於清室錕乃述是語馳書告諸督衆皆躑之先是唐紹儀爲第一任總理以侵蝕此款爲議員軍人所交詬潛逃去世凱惡其附於南不再召用紹儀數託世昌爲疏通皆不得當遂懟袁帝制禍作亦隨民黨發商電責讓世凱及帝制取銷復逼其辭總統世昌聞而恚曰無袁唐安有今日今乃挾私忿排詆至此何無良乃爾及段組閣南方皆要求以紹儀長外交不得已提付議會一致通過國璋勛等遂通電舉其醜行布告國中且曰若紹儀任外部其所訂約章各省皆不承認紹儀遂辭職此爲督軍與議會爭持之起點或謂實世昌暗中主動確否殊不敢必第會議之經過及其結局各督皆報告於世昌且乞其指導焉

浙皖各省獨立 府院之爭雖以孫免徐去形式上得平靜而乃暫時的非久遠的徐名辭職并未下野孫則往來游說於官僚政客武人之間及議對德絕交加入協約國黎段出見益相左而各督初亦不以爲然乃召之集合於都門於是態度陟變一致主張絕德段氏復出其種種迫脅勸誘的手段俾議會通過益予智自雄視元洪如贅旒

哈漢章等以有南援數鼓動元洪逐段而孫洪伊復謂已得馮國璋李純認可擁戴黎氏黎乃明令罷段職以外長伍廷芳代行職務段氏立赴津世昌知耗跌足嘆曰不圖爭竟不息且益加劇乃告段氏謂將面黎爲疏通段且之乃止段既罷楊善德首先履行徐州議約宣告與中央脫離關係倪嗣冲張懷芝等繼之舉張勳率所部問罪京師復開簡單會議於天津有主卽逐黎復辟者勳謂承東海指示時機未至勿遽舉今可置不論衆亦曰然時元洪雖命李經羲組織內閣而亦有悔心聞勳至遣人迎候甚恭屬其調解勳亦慨然自任衆皆不知其欲謀復辟也

張康復辟 張勳平日告人以在清從清清退從袁他人皆不足邀其一盼元洪有長者名益不爲所重然承世昌指亦不欲突復清室故天津會議謂復辟說可罵勿論所以釀成七月之禍者則康有爲萬緇拭之力爲多矣有爲者慕威儂貪勢位完全爲守舊官僚之思想其平居立號房掛號出入稱大人故其復僻念視他人尤亟聞勳北行謂時機已熟立赴南京詢馮國璋張少軒已入京謀復清室有諸國璋見其駭漫應曰然且謂少軒需君甚殷意益自得趨程北上過津走訪世昌世昌知其來意辭以疾有

爲草詔書多紙星夜入春明授之勳勳意猶未決一晚醉歸萬緡拭說之曰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勳曰然則何以對東海緡械曰東海過持重設乞帝以政權畀之彼義不容辭終當一出勳方被酒撫掌稱善立下動員令叩禁門入謁讓帝擁之受朝謁電促世昌速出世昌復電謂衆議未協奈何冒昧行此更電世續謂必有變故囑其轉告諸皇室安靜自守勿附會妄動未幾祺瑞果偕梁啓超入陳光遠營誓師討勳瀕行走別世昌世昌曰此非清室本心不得以是罪之卽勳亦一時蒙昧當念北洋同袍誼聽其行祺瑞笑曰我亦曾食清祿者甯俟公囑哉若少軒者未必就縛卽就縛亦當縱之公可勿念及亂平段重登臺時南中頗坐罪清室請取汴優待條件而北軍官李長泰等亦有是議世昌乃走京師晤國璋祺瑞議維持清室履行條件二人皆署諾遂返天津是役外論多指世昌爲主動人物稱爲宗社黨首領其所親吳笈孫勸其辨白世昌曰世

榮（笈孫字）何磴磴似此毀譽亦足計耶

南北戰鬪 當浙皖獨立張勳入京曾元洪解散議會之日兩廣等省遂聲言自主馮國璋初就任問調和南北之道於世昌世昌曰當先固本派團體對外乃有實力有實

力然後可言調和蓋已逆料瑞祺過聽樹錚國璋陰持首鼠必致衅未凶終也馮後數有諮訪乃託詞往祭世凱墓避之彰德已而曹錕堅迎之乃復至津錕舊官第三鎮統制世昌部屬也事之如長官每見行舊日儀注當張康復辟直省長朱家寶首贊成或亦謂其出世昌指既失敗段欲罪之錕爲請免一日遇於世昌坐中家寶自承不從師相言致爲人所累師相謂世昌也故錕知復辟謀世昌絕不與聞益服其先見大事多諮而後行范王退走倒段失湘錕初附江鄂贛三督世昌戒之曰從此北洋軍人團體解散皆諸君之過他日爲人魚肉悔且莫追錕大悟適張作霖亦截械派兵入關威嚇國璋段遂復任焜與張懷芝倪嗣冲等集合天津皆至世昌邸商計世昌頗以范國璋王汝賢與傅良佐爭督爲北洋派破壞之始不可不防良佐雖湘人而實北洋學生舊官奉天督練處參議亦其部屬也於是曹張皆請赴前敵督范王等戰爲桑榆之補當焜行時世昌誡之曰戰事當以湘境爲限湘定即可言和平粵平桂皆空談事實上斷不能行焜謹受命世徒知有曹張之任戰段遂重起而不知暗中指揮固自有人在也又徐樹錚之運動張作霖派奉軍駐紮近畿爲段閣復活一大緣因而樹錚初至瀋陽

作霖遇之落落說莫能入乃屬許士英乞於世昌張始壹志助段蛛絲馬跡亦可覆按也

馮段暗鬥 國璋者好行小惠貪貨財而惡多事人也祺瑞者剛愎自是務攬權樹黨人也國璋將北上就職已先通款於岑春煊陸榮廷爲外援又以李純自代陳光遠督贛爲內援乃始赴京祺瑞弗及知也專橫恣縱一如元洪時至任一道尹國璋亦不能自主莫從求賄賂益憤遂嗾范玉退兵江鄂贛三督主和以實行倒段適李純以後輩起管大疆旣感國璋恩復納孫洪伊說欲以議論取翻於副總統遂如國璋命發起和議湘西南撤防良佐逃長沙陷祺瑞無如何辭職去代以王士珍士珍直派領袖其資格學識皆與段齊衡者也當士珍組閣世昌即告以國璋不應用陰謀自殺致團體破裂若志在和平儘可開誠布公示之於衆故士珍就職其對人恆言戰不可續梁士詒初蒙赦至京師知馮段惡感日深即請世昌任調解世昌曰往者府院明爭吾能解今乃暗鬪老夫不敏無從爲役第對軍官之入謁者則諄諄誠以勿自裂團體爲人所乘及第三次天津會議曹張藉詞逗留未幾吳佩孚又受國璋旨師范士故智退兵主和

知循此以往皖直派必分裂事益不可爲乃示意士諂願上臺解決時局其對於馮段主同留否則同下野若一留一去更足激起暗潮世昌所之弗欲也

第九章 被舉前後之情形

著者草此章勢不得不少采之報紙然必地其翔實不乖於北派內容者諸君當知世昌之被舉是臨時的而非預定的是段之所喜而非馮之所喜是自願擔任而非人

之所強迫何以知其爲臨時而非預定東海任總統之說上年已有所聞然實世人擬議揣度之詞在馮段方面固無讓徐之心卽北洋派諸要人亦無擁戴之志誠以屢次表示退隱意甚堅決更無勸駕之餘地卽安福派組織成立舉徐聲浪益高而乃徐樹錚陰謀之一事前託名舉世昌暗中實預備推祺瑞初不料其弄假成真也馮派知其然也忿不可忍於是重尋故步嗾佩孚師法范王李純等重理前託而國璋亦脫去面具置南下督戰犒軍前事不題昌言已意專主和平而爲人所阻予祺瑞以頂門一針此段不能當選之一因呂公望久附中央上年且從之征川而樹錚疑其爲南人置之閒散久鬱鬱弗樂國璋乃說之南下果一舉而湖州安浙軍變平粵計畫完全打消此

段不能當選之二因段自重出組閣濫借外債損失國權國人莫不痛心疾首而自以東鄰爲強援孰意日人得步進步曾不爲段氏少留餘地而寺內閣壽命亦蹙對內對外勢皆局脊此段不能當選之三因段既不能當選而安福派爲樹錚所組織張作霖復增兵至畿甸國璋更無扶正之希望於是舉徐之說遂由空論而漸趨於事實適佩孚退兵世昌知皖直將起大鬩亦自任上台解紛於是此事實立即發現何以知爲段所喜而非馮所喜將貪兵疲祺瑞詎不知之作戰志已寢懈矣故謂段持平南主義勿寧謂其持平馮主義也故段所宣布始終皆云與馮一同下野今既一致推徐馮之總統夢已醒卽副座亦不可保諺所謂求官不得并失秀才者也馮氏丁此慘戚段氏當然愉快而馮又專挑北派惡感不以分離爲嫌之一人徐則至初迄終皆以堅固北洋團體爲宗旨之一是馮不特人退其所抱之野心所布之計畫亦將隨以消滅彼樂則此憂彼憂則此樂仇讐者大都然也又何以知爲自願擔任而非人所強迫徐氏自願上臺之說從未見諸報紙或將疑爲著者所捏造而不知其事固明明可見也自入民國徐氏雖與世凱有至深之關係而一避於青島再避於輝縣乃於袁氏死後竟久

駐津門此中意味已可令人研究而直曹奉張及士詒自齊等來必登其門雖曰舊屬情殷而過從既密世昌對於時局斷不能無所表示既有所表示則議會一致推舉必非冒昧從事矣及選舉期近又由津而京情更顯然著者得京師友人書謂士詒對客有東海已願犧牲一身之語所謂犧牲者非即舍身救國之謂乎然則出於自願彰彰明矣

安福派之組織 此純爲金錢集合無政治臭味可言其金錢有樹錚挪自奉天軍帑者有祺瑞提之參戰處者然議員所得不過計五其半皆爲王揖唐私有揖唐當袁世凱時代即以包辦政黨致富者也自士詒入覲交通系合併勢益澎漲當時國璋未嘗不欲別豎一幟以相抵抗而爲國務院把持財部不容馮濫提一錢欲以私財經營又爲慳念所阻遂坐視樹錚揖唐等所爲無可如何然安福派成立之初其預定實祺瑞總統作霖副總統樹錚總理不及其他自財神賁臨小徐總理遂受一打擊及曹張逗留而作霖副座亦受一打擊迨湘閩兵變金幣制爲外人反對祺瑞總統更受一打擊有此三故遂不得不讓此時勢所造之英雄一登臺舞臺矣唯祺瑞樹錚擲數百萬金

錢僅僅博得倒馮仍不免爲他人作嫁宜王克敏笑其不值也

兩院投標前之預選 選舉不能無競爭有競爭不能無運動文明國之先例然也然不以政見爲前提而專乞靈於金錢則當讓中國爲特出矣故此大兩院之組織除研究系尙有希望統一之心交通系安福派其目的唯在勞力與金錢對於時局殊無何種之觀念金錢既已入手選舉自能一致蓋不必有事前談話先期之預選矣而斯故明明中華民國之參衆兩院也又明明參衆兩院選舉大總統之期也雖內容不必文明而形式終當完備於是九月三日大平湖之預選會而是會之先已有研究系與安福派之談話會談話會之先又有小徐梁王之秘密議會秘密議會樹錚所提出者則前敵形勢已變段不願當選而北派中心之人物足以推倒國璋者莫過世昌乞改舉世昌揖唐專主攫財他無所容心士怡則希望徐之當選尤切於舉段故皆無異詞研究系既知勢力不足敵安福且亦認欲統一南北世昌爲適宜人物遂舉代表藉忠寅藍公武等約士詒爲談話會卽言該會亦順人心之趨勢預備一致出席推舉東海且願拋棄其速舉總統之疑念以與各派攜手揖唐原定演說詞專從統一立言認段

氏爲強毅有力足以統一國內云云至是乃改稱現時人物足當選元首者不過東海合肥河間三人而就三人論則合肥河間亦一致推崇東海蓋其德量治功爲文武新舊所共服且爲東西洋各國所贊成故本派選與總統認東海最爲適宜及投標以到會三百八十四人除一廢票外其三百八十三票皆舉世昌全場大悅懽聲雷動黨員雲錦光謂各國議會例舉政黨魁爲總統今日本部既一致推舉東海東海卽本部黨魁乞部長轉達東海務認本部爲根據地不可若項城黃陂小視政黨然吾知世昌絕不承認是說而以安福俱樂部爲大本營也

兩院投票時之情形 當未投票之先士怡揖唐日奔走於各黨員招待所接洽親密所謂招待所者以各議員純抱金錢主義無政見可言既無政見卽不成爲政黨乃特藉籍貫爲分別以如是烏合之議員而議長反降尊紆貴籠絡之若恐不及者以時有流言謂王克敏領國璋資二百萬亦從事於暗中收買故往來招待所明示親近暗實稽查至屆九月四日是日各招待所皆有秘密偵探多人邏巡由樹錚備汽車十輛分載衆員至院迨檢票結果計到會議員四百三十六人除祺瑞得五票張騫王士珍揖

唐各得一票又廢票二餘四百二十五票一致舉徐是日議場及院門防護甚嚴旁觀皆有限制既散會梁王皆赴徐邸勸駕世昌仍爲循例之謙讓且通電各省政軍官及在野之趙爾巽西南之岑春煊等其原文雖見諸報端而非此不足證明世昌被選之出於自願而其願罷戰息事之意更溢於言表故不嫌其復而一載之略謂「世昌克膺斯選自問愛民愛國豈後於人初非沽高蹈之名並不存畏難之見惟念國家杌隳之形默察商民顛連之狀質諸當世返諸藐躬家有非衰老之軀所能稱職並非謙讓實本真誠謹爲我國會及各省軍民長官並林下先生一言幸垂聽焉民國遞嬗變亂屢經想望承平徒存虛願艱危狀況什百常時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紀綱不肅人心不定國防日亟邊陲之擾亂堪虞歐戰將終世界之變遷宜審其他凡事實所發見情勢所抵牾當局諸公日擊身膺寧俟昌之喋喋是卽才能學識十倍於昌處此時艱亦當束手此愛國而無補於國不能不審顧躊躇者也國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災商業之停頓金融之消耗土匪劫掠村落爲墟哀窮民無所告訴吏無撫字之人民鮮來蘇之望固不暇爲教養之計畫且不能蘇喘息於須臾忝居民上其謂之何睹

此流離困苦之國民無術於善其後復何忍高談治理愚我編氓此愛民而無以保民
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壯盛之年亦未嘗無澄清之志今則衰病侵尋習於
閒散偶及國事輒廢眠食若以暮齒更忝高位將徒抱愛國愛民之願必心有餘而力
不足精神不注叢脞堪虞智慮不充疎漏立見恐以救國者轉貽國羞救民者適爲民
病彼時無以對全國更何以諸對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爾以從心所謂危謹用掬
誠以告唯我國會及全國之軍民長官吁衡時局日切隱憂所望各盡責任共濟艱難
云云』按所謂不敢高蹈畏難是明有用世之志通篇僅以齒莫爲辭而六四並非甚
衰且徒言番顧躊躇悚惕不安則非絕對不能擔任可知末乃乞國會官僚軍人各負
責救時絃外之音悠然不盡雖文詞未甚優美而審慎婉轉在不即不離之間讀者即
是可知辭乃謙辭終必就任既就任必先解北洋內派之爭再止南北之衅苟南方要
求不至予北派以難堪國內形勢必暫歸平靜若夫永久之和平精神之統一則世昌
尙非其才也

北派之歡迎

北洋官僚軍人皆袁世凱所參養而世昌則世凱之第二軀壳故諸人

之敬世昌不殊其敬世凱況曹錕張作霖盧永祥皆其部屬宜其被選之日驩迎敬賀之電三譯員不克盡譯其登門勸駕者又不知凡幾唯李純陳光遠初意在馮國璋繼任逼段下野今馮雖未如願而段亦落選且王占元已首先贊同致電驩迎謂救時救民除東海外無二人李陳若不附從則三督同盟將破於是背其受恩最深之河間亦一至推崇東海營業貴投機若世昌之當選其亦投機之謂乎至曹錕倪嗣冲張懷芝張作霖等則事前已默認或即其主動其表示承迎更不待言矣

西南之拒絕 除孫洪伊外世昌於西南諸人初無惡感其避帝制辭職陸榮廷等甚稱道其賢而此次終不能不示拒絕者爭選舉機關之非法與否尙厥飾詞其內容則純爲顧全馮氏顏面以見好於李純等俾前敵北軍懈體便爲直搗幽燕計也試觀西南護法非始自今日其驩迎岑春煊等亦非始自今日何以伍廷芳必於段氏第二次倒閣時始赴粵春煊必於前敵停戰時始就總裁任蓋是二偉人者蓋老官僚其於利害成敗熟思深慮斷不冒昧然從事實皆對於馮氏方面已有成約岑氏在滬與李純信使來往人皆知之所謀非他卽舉馮倒段是也馮非有愛於和平特非和平不能得

西南贊助以攬總統觀於漢口下關之焚劫則其人之果重民命與否國人當能憶之岑陸等亦非有愛於馮氏特以兵力饑械的比較西南終非北敵非破其團體西南必無勝利可言幸已有孫洪伊溝通於二者之間乃益以扶正爲餌國璋果聞香吞釣於是直皖破裂前敵態度日呈變幻粵中途得及其閒暇組織軍政府觀於護法軍初起滇軍軍官及章炳麟等屢通電指摘國璋罪惡今則譚浩明反稱頌元首仁惠廣東軍府會議且聲言除馮氏代任外他皆視爲非法絕無承認餘地益顯然矣實則爲根本的解決元洪卽不應去任亦正不勞國璋之代攝也至李純則不自忖度亦具副座慾望王占元以轄境當西南之衝知北軍戰力已疲彼以和平自保地位陳光遠吳佩孚馮玉祥則絕係被動更無足言此類雖不盡關於世昌而實爲西南拒絕之內容與張本故並述之

外人之論調 自徐氏當選發表外論一致驩迎無不信其爲解決時局之適當人物日本則有寺內內閣林權公使及其政商各界交電稱賀英公使造賀時勸駕尤殷京津外報方日訾詆政府者亦皆推信徐氏旅滬英美僑民曾聯合一份子具電敦勸就

職美報深望其與梁士詒攜手削奪督軍派之權勢東報則以振興實業恢復京鈔信用殷殷屬望後一問題信徐氏力所能及第二問題則目下實無從著手且徐氏亦不欲盡奪北派諸將之權特將來必取有限制的軍權則可無疑義也

馮段之態度 前已言徐之當選乃段之所喜而非馮之所喜今復贅述其態度者則馮氏亦知雖有西南推戴而已之扶正希望已如泡幻若其默然下野是以年餘忍辱含垢之代總統換去官商兼營歲入二百萬之江蘇督軍心終不甘遂一面擁戴徐氏一面爲自身副座之運動其運動之法則以徐氏洊之於梁王預商諸議員作一致之推舉爲最安然徐氏以固結北洋團體爲宗旨者也視馮視段初爲歧異於段氏留任尙無具體的辦法自不能先爲馮氏營副座於是不得不出於緩舉之一途然馮已饒涎欲流矣段氏生平服膺東海自不敢待之若國璋而世昌尤不欲爲虛名之總統此後專制之內閣決當有所讓步此義匪段知之徐樹錚等無不知之也故其戀棧之念已漸淡且自三次組閣倒行逆施人民盡罹塗炭利權送之外人究之事臨危急外援卒不可恃久已廢然思反第以馮之得爲主峯出已翊戴乃被其暗算彼不下野已亦

不甘獨去然就今日論段實皖黨領袖 實直黨領袖爲消弭北軍惡感計或並將堅留不聽其去或馮以副總統閒居段則專參領戰事是亦未可知矣

第十章 徐氏之餘記

文學 徐氏者完全俗學未嘗究儒文之源流正變者也其少時除八比試帖小楷之外少少習律賦以營食計始攻四六排偶爲賀弔箋啓其師承則坊行之分類尺牘是也及入翰林始爲古近體詩八年前於杭人徐花農所見其數詩皆拙俗不足道又在京師及輝縣屢見其所爲楹聯對仗外無他能故官翰林十餘年絕無文譽鄉人王文錦欲洊入南齋而潘祖蔭以其學儉止之時稱編檢有八紅八黑之目世昌八黑之一也及贊世凱戎幕始治公牘文字雖詳明而冗複無裁制其官奉天章疏皆幕僚屬稿關繫變通之制度者則寄京令吳廷燮起草廷燮以博通掌故名者也值初度陳昭常周樹模皆有賀詩世昌所和庸淺僅能借韻又於行署左偏募台建亭題曰籌邊然亭中所望見者則清故宮也命名義已不倫字尤孱弱其同年生宋育仁告余在館日有人通書世昌中有太息滿襟語則訾其句失檢而不知出淵明詩序也

瑣事 徐氏形式維新精神守舊人也其治東三省首營公署築西式樓數十楹繚以
複廊其中簾幔几榻燈屏皆用舶來品費至鉅萬則自住眷屬所陳設華麗與公署埒
出入則乘雙馬之車宴客皆具西餐奏西樂辛亥冬翦髮最先近則燕尾之衣革履行
杖爲老官僚所罕見人莫不以新黨視之然其思想見識則純粹爲李鴻章所遺之官
僚性而參以袁世凱之雜霸術故其當官偶出署警蹕之嚴直同帝駕對客頗矜重多
謙下辭幕客則有狀元御史京堂等以誇其從官之貴於軍人則主籠絡爲已用軍紀
風紀非所計對異己者雖未嘗出惡聲而終必排除乃已錫良代其任以節省政費裁
參贊缺錢能訓譖於世昌及入樞府良有所請咸斥弗允良不能堪乞病開缺載濤以
其端方洵受讓帝書世昌復力言其不宜遂罷其修怨可謂深遠矣至平民政治亦所
樂聞嘗告趙秉鈞與其慕虛名行民主制不若用社會黨雖擾亂而尙直截了當故知
其爲形式維新而精神守舊也

又臨大事能擔當而值小變轉驚恐無措之人也其督奉天會垣有商趙果亭者以設
劇園旅館起家致鉅富爲商會總理素爲衆所不齒而頗工結納得官吏驩一日以議

增巡警捐各肆商乞趙代籲免趙不允且極言官廳之不可抗衆大忿起逐之且勒取其關防令自辭退趙乃暗召巡警至捕數人去警局總辦王心齋假彈壓名縱諸警毆擊商民於是激成八月初三瀋陽罷市之潮然其事甚細當時但撤王即可平定而世昌乃戒備若臨大敵數日不敢至公署衙齋衛兵加雙崗官吏投謁者概拒不見其驚懼情形聞者噴之或有謂世昌蓋誤納人言謂有革命溷跡其中謀作亂然以奉垣兵警之力亦不值若此示怯也而其後往來京津數經兵變未嘗逃避今茲南北相持而北與北又相持外則強鄰日思魚肉乃慨然願就元首以息羣鷲其能任大事又若此是可異矣

又節省私財而揮霍公帑之人也遼人有言錫良公私皆儉唐紹儀公私皆奢世昌則儉於私而奢於公者也庚戌夏見於京師衣一舊羅衫長僅過膝狀頗可笑陸勤伯爲予言在奉時渠筭支應局世昌歲支廉俸津貼十二萬而其日食及僕媼工資尙取給於支應局又京師陋習大員乘肩輿輿夫不必給費聽其設博肆以賭爲活後多易馬車無復故習矣獨世昌御者亦不給資令其踵輿夫所爲巡警亦不敢干涉也

世昌迄今家資不踰百萬以衛輝田產爲多青島所建屋聞已售之他人在北洋派大僚中可謂至貧者其資財所由積則兩年東督年餘郵尙爲多若軍機內閣僅足供日用而已雖陋規羨餘不能拒絕而若端方誠勉等之賣缺鬻差則世昌之所不屑也

家居雖借費而餽遺不少吝若假公帑爲私贖尤慷慨揮霍督東日外自奕劻以下內自李蓮英以下皆有月餽載振偶乏用立以五萬金遺之聞乃取於糧餉局者當宣統初編禁衛軍載濤爲統領世昌以東槍械奉之值踰百萬蓋已將受代藉是見好親貴初不爲後任地也其掌郵部凡權要皆月貢以一二等票若干張時世凱家居彰德其群從來往皆乘頭等車初不給費亦世昌力也當清末造親貴分助濤洵澤三黨而那桐亦最用事獨世昌投無不合交稱其賢其聯絡逢迎視世凱無媿色矣

其輝縣所營屋有舊式之池館園亭西式之樓復築室蘇門爲長夏避炎地家居僕從皆舊弁多公府陸部掛名者月資不煩自給也幕客數人有繕寫有譯電有秘書有庶務亦皆兼有鐵路權稅各差者亦不勞脩脯也

世昌少好馳馬喜結納及入翰林恂恂退處迨貴顯屋宇車馬頗摹新式然實鮮嗜好

飲博皆非所愛以無嗣故納二妾而復未作狎邪游晚益節慾寅與戌息起居飲食咸有規則日入習體操約兩刻故其精神之健旺匪世凱外強中乾者所能望也

其平居怡怡自處無疾言遽色而亦不善諧謔御下頗寬接屬僚戒繁文贅節語取達意不當者亦未嘗面爲責讓獨對故人子弟則莊顏教誡不少假借袁氏諸子皆富才能而少年驕恣每狎侮老成唯對世昌執禮甚恭家事無鉅細多以乞教世昌知亦無不言上年克文南游費至六十萬世昌幾操杖叩其脛雖不悛當時仍婉辭謝罪始已世昌幕僚多名士或嗜金石或好書畫或工詞曲而已則無所嗜人民國始偕朋從聞游廠肆舊書名畫值錢者亦少少購之聞清室所賜瓷器甚夥皆取諸奉宮庫中者尤可寶貴已

世昌篤念私交車笠不渝之人也在奉日河南舊職爭投之雖不必皆有置頓而授餐餽贐皆如其意以去接客亦無驕貴狀屬吏曾著勞積者終身不忘雖已不在位亦必展轉代謀差使於小弁末吏亦然若事過白眼向人世昌生平所未有也

趙爾巽將謝將軍史念祖葉景葵金還等提財政局欸朋分之爾巽亦染指焉世昌至

察覈得實具疏重劾爾巽以載澤力得免念祖等皆革職故趙黨銜世昌刺骨後錫良督東金還入其幕日謀報復聳良劾世昌良畏事不能從然於世昌所援之倪嗣冲黃開文沈承俊等皆奏參褫職復拜疏論淮軍軍紀不肅請懲張勳賴桂祥言於隆裕勳僅撤翼長而皆所以揭世昌短也然爾巽工逢迎錫良樸拙世昌後卒親趙遠錫然景葵還之貪狡則世昌未嘗一日忘至今對客每謂次珊老成惜爲左右累耳

家庫 徐氏之家庭實安樂之家庭也其妻淑慎妾二皆知書雖貌非甚麗而皆守閨範其女亦達文理唯以無子爲恨是皆聞諸鄉人路氏者然予在署時親見其行署中電鈴記數單則差弁與女公子室亦通音豈蘭閨綺閣亦需戈什巡捕之流奔走其間耶是不可解已其兩妾上課之講堂余亦見之兄世光前清官山東歷東昌濟南府知府登萊青道東海關監督入民國後爲濮濟黃運河河工督辦嗜鴉片純粹一類廢人也弟世章留比鐵道學校畢業生屢管津浦隴海各路事近聞將任交通次長其人謙謹端重少年也然短於才人恆謂世昌龍世章虎世光狗若諸葛弟兄然

第十二 徐氏幕中戲下之人才

袁世凱幃幄之策士卽世昌夾袋之人才欲論徐氏幕僚部將之賢否當先觀袁氏北洋之文武袁氏重武夫輕詞客喜陰謀惡浮誇故幕府多舊僚俗吏罕有文人而好爲議論雌黃之流尤不得與其選世凱有言寧用不通之學生不用虛名之文士徐氏治東所調用者大都北洋幕屬及從官也然以起自甲科久官詞曹宜家誼頗多故其時幕中之劉福姚李蘭渚孟錫珏屬官中之錢能訓周樹模張元奇高樹皆同年生而不隸於北洋派者也及入筦郵傳則梁士詒之倫方把持郵務皆唐紹儀所洊拔世昌亦傾心任之故迄今士詒恭綽皆以師禮事之入民國後東省舊僚多致通顯亦世昌援引力也今茲所舉不過五十一人誠多罣漏已

梁士詒 甲午進士選庶吉士後改道員癸卯舉經濟特科廷試列第四當充廣州電局總辦以洊授郵傳部參議管鐵路局事時京曹以郵傳爲最腴而郵傳又以路局首屈一指士詒把持者幾五年歷任堂官皆信之至盛宣懷掌郵部以台諫彈劾始取銷其路局差袁氏組織內閣爲郵傳大臣多參改革密謀入民國以部長兼公府秘書世凱倚之如左右手後復總財政袁稱帝贊助最力傾國庫及中交兩行存摺以供其用

不足則濫行鈔幣以濟之至今北方商界所抱痛苦皆士詒貽之也其爲人謙光和藹揮霍奢靡通東西語文好事敢爲不避疑謗雖以帝制罪令拿辦而年來往來於京津間未嘗避人段氏三次組閣得士詒之力甚多此次世昌被選亦自示意於士詒雖其親信弗逮吳笈孫錢能訓而徐氏服其才智凡機要無不令預謀現之參議院長特其過渡地位終當昇以總理一席焉

葉恭綽 龍建章 皆粵籍爲前清郵部司員與士詒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建章騰上較早宿已得記名丞參而穩健慎密不若恭綽故士詒尤親恭綽世昌爲尙書時二人亦由士詒間接受知皆居要津時都中有郵部一龍一虎之號龍建章姓恭綽字玉虎也建章自貴州巡按失敗歸無所表建恭綽則副掌交通儼然爲其黨主盟是三人者皆師事世昌

朱啓鈴 字桂辛黔人爲瞿鴻禨姻婭由舉人納資歷官道員以保海授四品京堂嘗襄京師學務有通新政名世昌督東奏調充蒙務局督辦月奉千金繼復派其出洋考查墾政及歸世昌已內用啓鈴亦與錫良不相能遂還京師未幾派充津浦鐵路上段

總辦入民國以世昌薦受知袁氏任內務總長務爲將順交克定尤密寵遂與士詒埒引參帝制爲大典籌辦處處長中飽資踰四百萬當世昌初辭國卿啓鈐往挽留世昌曰留我何益諸君無害項城拜賜多矣又報載其第三女多穢行世昌初不信一日出東華門見有麗人乘廠車過其前者裝服妖冶左右曰是卽朱三小姐也世昌爽然錢能訓 字幹臣嘉善人丙戌進士入翰林擢御史授廣西學政爲人機警明爽擅長辨論世昌督東特洊爲奉天右參贊蓋以五品超授二品右參贊名領諮議廳主議政而奉首政權盡操諸其手公署椽吏舉所洊引強半浙人或其廣西所拔士如陳閻之流卽稱異才委用牧令亦能訓主政及錫良奉命督東特召入京與預籌進行雖議論甚詳而良一見卽訾其巧滑迨抵任意見益相左遂疏請裁兩參贊得旨報可能訓至京以載澤譖不奉召見閒居踰載世昌入樞府力言其有幹濟才而奔助亦納其銀二萬交洊之遂簡授陝西布政使至卽護巡撫革命事起逃出人民國進用不如啓鈐之速帝制亦無復從違現時之得任內務者亦世昌洊於祺瑞也徐氏既被舉爲元首能訓終有組閣之一日唯目下或不能成爲事實耳

許世英 字雋人皖人以拔貢官刑部主事赴日習法政歸國適世昌督東游爲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凡推事典簿等官皆引其鄉人充任其時奉省法庭有安徽會館之號入民國初任司法總長數出狎游既罷職再起爲福建巡按使日與幕僚狎妓讌飲帝制禍作初亦附和已而承世昌祺瑞旨勸進不署名迨滇黔桂皆獨立川粵陝岷岷士英亦昌言反對段氏組閣以鄉誼引爲交通部長孫洪伊與徐樹錚之爭乞世昌出爲解釋卽士英所發議也其任部事用私人務中飽屢經議會彈劾段氏以其附已也皆置不問士英愈德之日奔走於府學胡同段邸不知者以爲祺瑞門客也其人短小奢靡性尤漁色掌奉省法界日平康里妓寮時有其蹤跡而以言論爽朗尤工逢迎故長官皆愛之自段氏第二次倒閣遂下野雖此次選舉無所表示而終爲徐幕主要人物之一

梁如浩 字益亭粵人以留美學生清代歷諸海關道周樹模權黑龍江巡撫代爲奉天左參贊領承宣廳事如號識中文不多性尤闇弱事皆讓錢能訓主政已特伴食而已錫良至入謁良謂子嫻洋文我久知之第不審子亦嫻中文否如浩大慙退雖其才

不爲徐氏所重而以其通歐美語文或有時亦認爲外交適宜人物然則梁氏亦終當
出山

吳籛孫 笈孫 籛孫字彭秋笈孫字世湘兄弟也固始人父官直隸遂家保定爲世
昌通家當其任巡警部尙書時洵籛孫爲外城廳長後卒笈孫亦官民政部員外郎既
督東奏調隨節令禁電報兼充秘書笈孫謙謹和巽衆頗稱之其於徐邸出入內闈若
家人子弟世昌私家事皆倚之料理初世凱亦極言其少年老成將畀以機要而笈孫
知帝制禍作且不測又睹袁幕人物多驕侈好陰謀故營進甚澹現方代表徐氏與諸
方接洽將來必爲公府秘書長或庶務長以漸躋財交兩部長

周樹模 字少樸天門人世昌同年舉人也己丑進士成翰林擢御史充出洋考察政
治大臣隨員授江蘇提學使世昌督東洵擢奉天左參贊未幾署黑龍江巡撫宣統元
年實授人民國爲袁政府平政院院長四年冬承世昌意反對帝制辭職去樹模少肄
業心經書院文學甚優貌亦莊重尤善語言然以驟貴驕妄屬吏晉謁自尊若天人貪
賄徇私所用皆鄉人張國淦其幕中翹楚也在江任時屢爲民政使趙淵所醜詆漸不

能堪疏劾於朝竟罷職然以勤廉忠鯁江人愛之若父母及去傾城送之建坊公署南
題曰還我使君樹模日經其前不知媿赧也其對世昌爲兄弟行視士詒等皆晚輩而
財力手腕則不足望梁葉肩背若士詒組閣樹模斷不屑爲部長然徐氏又不能聽其
閒居或者先聘爲顧問以徐謀相當位置耳

張元奇 字貞午候官人世昌同年進士授編修遷御史頗敢言載振之罷商部尙書
卽元奇所劾外任湖南岳州知府世昌督東調任天錦州府知府至立擢署民政使錫
良奏更東省官制民政升爲從二品視各省藩司主委用官吏於是元奇之權遂與世
昌時代之錢能訓等然專用私人其署中科長則胞弟科員則外甥表姪之屬閩人無
一賦閒者且通賄賂委任一地方警長亦須行賅若干趙爾巽至頗奪其權方營他調
適南中起義奉垣發生保安會爾巽持兩可元奇主張獨立甚力爲張作霖所責讓辭
職去以世昌洊屢爲內務次長奉天福建巡按元奇狀貌端凝望而知爲大器與人語
委婉簡切文學亦不俗思想尤新任事更饒膽力世昌幕中人才自屬上選特徇私背
公不畏清議操行更不可信而世昌頗推崇之新內閣中內務一席或將屬彼

陸宗輿 字潤生海寧人以舉人赴日習速成法政歸國納資爲部曹以工酬應爲大僚所喜洊充會議政務處幫提調世昌方爲政務大臣頗賞其才督東密洊授四品京堂督辦東三省鹽務仍兼京師憲政編查館差其建設嵯員分灘務緝私補征三者章制簡切易行頗著成效世昌內用宗輿隨還京然仍遙領奉嵯袁政府時代亦素居權要出使日本爲世凱游說乞日人贊成帝制亦洪憲功臣之一特名不顯耳在今日官僚中並曹汝霖爲親日黨首領中國方受制於日陸氏自無投閒置散之理況與世昌亦有秘密關係此後外交財政稅務終當攬得一席或至需要時間竟出而組閣亦意中事也

陳振先 字籀時新會人留美農業學生廷試授編修世昌調充奉天農業試驗場監督兼領農業學校官牧廠森林局事振先治事勤懇謝絕官習其治農業試驗場除京師外成績爲最優考查憲政特加四品銜民國元年以世昌洊爲農林總長然性坦直不知情僞治公牘議政務皆非所長復以偕許士英治洊爲衆論所譏辭職充公府顧問徐氏既起振先必出任實業其人質美而才短倘近正人必能有所建樹然在徐幕

寵遇居第二等不足望許朱諸人也

吳鈞 字伯琴宜黃人已丑進士官法曹郎改官直隸道員世昌洊擢奉天提法使入民國後初希高隱不出後出而不蒙大用蓋有人譖於世凱也鈞雅淡誠篤不失爲君子而嗜鴉片好博非博無以遣日故治事甚疎慵當世昌任國卿欲洊爲奉天巡按世凱曰彼日午高臥足膺彊寄耶遂已其寵遇與振先等或有省長希望

鄧邦述 字考先江寧人父嘉縝初從劉銘傳有能名世昌督東奏補奉天巡警道邦述戊戌翰林充出洋考查政治隨員世昌賞其能洊擢吉林交涉使釋褐未十年也後錫良保升吉林民政使民國元二間嘗爲營口蕪湖各關監督固端方姻婭其好骨董書畫一摹方所爲當官實無才蓋一貴倨執袴子弟也近聞尙居天津運動起用頗急徐出當得手

黃開文 字錫臣粵人通英國語文世昌奏補奉天勸業道奉公署工程卽所經營也所舉實業得至粗之形式錫良疏劾降同知辛亥冬袁氏任爲漢黃德道江漢關監督後入爲公府禮官其人碌碌然世昌信之頗專或將由公府職員而轉入國務其兄開

甲卽以侵蝕赴美賽會建築費至富死後妻與伶人李春來通者也

倪嗣冲 字丹宸潁州人嗣冲袁黨中堅人物而必收之徐幕以在前清實世昌薦之爲黑龍江民政使入民國後二人信使往來無虛時嗣冲凡舉大事亦無不請命於世昌者也以防營書記歷官至道員光緒丁未授黑省民政使兼任防營翼長墾務督辦錫良巡閱江省以其辦墾朦混奏參聽勘後賠繳公款方得革職永不敘用去世凱督師湖北薦授河南藩司後移軍安徽遂至今日其事跡人無不知者嗜鴉片好狎邪唯其擁衛袁氏之心始終不渝世昌嘗言忠於項城者丹宸其第一人矣故其現時地位必不致動搖或且將擴充其長江巡閱使範圍亦不可知

張勳 故廣西提督蘇元春從弁也嘗命至滬購軍裝恣爲北里游攜幣竟罄或勸之逃勳曰此非丈夫也遂歸自縛請罪元春壯其志薄責縱之去且爲書薦諸淮軍某將領累擢至副將世凱撫東任中軍歷官至哈什爾提督世昌薦授駐奉淮軍翼長率所部守昌圖而勳自居京師讌樂狎邪年中至奉不過數次世昌咸優容之其兵士藉捕盜名索取富民財物民怨日滋世昌亦優容之勳恆謂所奉有四大謂孝欽德宗世凱

世昌也遂以師禮事之錫良代徐劾其恣縱狀賴隆裕父桂祥爲解免僅撤銷翼長令
回任祥亦勳師也未幾代姜桂題駐防浦口辛亥江寧失勳謀復甚力世凱令阮忠樞
往說以清室不可復輔勳大哭拂衣起世昌乃厲書告以讓位爲太后本心非人逼迫
從此皇室安樂尊榮必可萬年不替卽言恢復而今民氣方盛亦非其時勳得書始駐
袁州不進然其志終在復清遂益擴兵添械營屬幕僚甘某至青島叩世昌恢復期世
昌漫應曰必十年後勳聞恚曰吾已將六十其能待耶然終遵袁徐約束不妄舉及袁
死益思蠢動皆賴世昌阻止其卒然奮鬪者則純出康有爲萬繩棧主動世昌所不及
料固已向馮段提出釋張條件或徐未就任張已特赦後必重起治兵更無疑義勳兵
略不足道而其篤故舊酬恩報德若恐不及視近之同類自相傾軋者又有上下牀之
別矣蘇元春拿問繫獄爲之送食寄衣營求解釋獨勳一人而已

曹錕 字仲山天津人武備學生初從世凱於小站充排長歷擢第三鎮統制世昌奏
調移駐長春保官至記名總兵方蔡元培汪兆銘銜孫文命往迎世凱至南京就職錕
卽承旨縱所部焚掠袁遂留北時北派稱錕爲首功後帝制謀作駐兵湘中封虎威將

軍征填援川總司令世凱死世昌言於祺瑞授直隸督軍錫少有神經病在軍中好微服出就兵士談然人皆知其爲長官也在民國初元名不甚著自任直督聲勢日張然惟怯無遠略第務貨財而其翊戴徐氏則出真誠也

田中玉 字蘊山撫寧人武備學生北洋軍人中之兼通文學者也岑春煊督粵調充新軍協統辭歸世昌奏派爲東三省督練公所總參議時已保官至提督後程德全撫蘇電調以探錫良意良遽允其去然非中玉本志也至蘇充混成協統領革命時逃歸世昌說於袁氏任爲兗州鎮守使內用陸部次長授察哈爾都統段氏薦爲吉林督軍爲孟恩遠所拒田氏膽力非強而孜孜勤學頗探討戰術世昌甚重其人終必於參陸兩席中得一位置焉蓋蒙事棘手張家口地小不足迴旋中玉亦久欲去任也其風儀壯偉冠於儕輩

張作霖 字雨亭遼陽人以盜降於張錫鑾錫鑾時爲奉天防軍營務處遂令充管帶素捕盜有功臨敵奮勇不顧身錫鑾愛之收爲養子數擢至游擊充防營統領駐鄭家屯世昌督東錫鑾以度支使兼管營務處力薦其能世昌頗引重之待遇視他統領爲

優自辛亥革命作霖自遼陽移軍瀋陽逐藍天蔚擴充己軍爲一師遂握奉省軍權趙爾巽張錫鑾雖爲都督而軍政實作霖主持後自爲軍長拒段芝貴世凱稱帝急益事籠絡竟任爲奉天督軍其人短小精悍豪強有霸者氣始終不以共和爲然以受知遇恩頗感激世昌此次選舉推戴甚力然世昌知其跋扈未嘗引共密謀也

孟恩遠 字曙村順天人自伍卒起家至總兵充防軍統領世昌薦授提督拔爲吉軍翼長袁政府任爲都督其人雖暮齒而精力強固駐吉久軍官半其屬下而怯愚無識目不知書世昌視之亦不若田曹或終爲張作霖所逐而終老於北京之將軍府焉

潘矩楹 字丹庭魯人以小站學兵挑送日本振武學校升士官學校畢業歸任軍職從世昌至奉天充統帶擢統領辛亥秋會操灤州值南中起義其統制張紹曾逼清廷實行立憲勢將附南矩楹獨立且頻告密於世昌時世昌尙官協理也民國二年薦於世凱任爲緩遠城都統然矩楹恆味無能卒不安其位去現爲曹錕總參謀事世昌最謹後或當畀之以都統或護軍使焉

管雲程 字霽青徐州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從世昌至東充督練公所參謀處總

辦保官至知府民國二年授南通鎮守使雲程負氣好謾罵然附權勢事貴人甚恭徐氏出必於各鎮守使或陸軍次長謀得一席

岳開先 字辟疆華陽人清威信公鍾琪裔也父嗣儀爲鄂防軍統領開先以諸生卒業日本士官學校卒從。昌至奉任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亦保至知府其至奉也爲良弼所洩故不屬北洋派然秉父學說始終不附民黨當袁政府時代雖未邀峻擢然亦未嘗斷其職掌近方銜段命赴日有所經營徐就任必歸國或將任爲侍從武官第段氏不辭參戰督辦則開先必爲參戰處參謀矣

段祺助 字子猷祺瑞弟也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以捐納道員隨世昌至奉任督練公所兵備處總辦祺助荏弱了不似其兄之爲人亦待從武官材也

傅良佐 字清節湘人而起自北洋派中亦以捐納道員隨世昌至奉任爲督練公所參議近自長沙逃歸雖付懲戒然抗不赴傅事竟閣置營上書參陸兩部中指范國璋等實受馮指使語極諷刺先已呈世昌世昌曰若是則北派惡感益深團體將破裂而良佐不信竟上之報紙隨登載世昌告祺瑞少年浮滑者其不明事理至若此上年令

其作督子誠遇信祺瑞默然觀是良佐將暫安閒散矣

劉之潔 津人亦畢業於士官學校隨世昌至奉充督練處副參議率部無識唯知趨附田中玉中玉行不自安亦至蘇投程德全充參議革命起蘇獨立遂爲旅長擢軍長駐清江浦自二次革命失敗下野至今未謀復出聞其已擁資五十萬一意爲富家翁將與德全偕隱終老矣

王揖唐 名慶以字行皖人進士授主事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從世昌至奉任爲吉林督練分處參議兼兵備總辦歷保至道員自入民國以包辦政黨致富二百萬中間一度爲吉林巡按使將以發賣荒地取財爲孟恩遠所阻辭職歸故屢譖孟於段氏近組織安福俱樂部聞揖唐個人所得已七十萬他可知矣以甲科習武世昌素重之此次又有推舉功或將由衆議院議長而別躋權要然名多財少之事揖唐亦不樂就也

王懷慶 字懋軒津人將校中徐氏第一親信人也當在奉日以總督中軍官兼中路巡防軍統領營務處會辦聲勢烜赫過於田中玉錫良至立撤銷其中路統領幾不自保乃以鉅金賄良幕客劉溶而張錫鑾亦薦其能遂代張勳將准軍貶稱統領焉民國

初爲天津鎮總兵繼爲密雲鎮守使懷慶通書短視不類武人工資緣趨炎自喜袁氏時代世昌屢欲洊爲將軍開府直隸以於新軍資望淺未及行將來直魯晉豫督軍缺出懷慶必得其一或謂其將爲世昌衛軍長但懷慶志在督軍徐氏必有以酬其願矣

馬龍潭 吳俊陞 許蘭洲 馮德麟 皆世昌督東時防營將也德麟鎮安人以盜投誠張作霖兄弟行也龍潭俊陞皆久官奉天積功授統領龍潭駐鳳凰地俊陞駐海龍許蘭洲爲外來投效人員後任爲黑龍江防軍統領四人唯俊陞勤樸勇敢治盜甚嚴蘭洲德麟軍紀不肅所部多盜人恆怨之而世昌最信龍潭或當畀以重任

王汝賢 盧永祥 聶汝欽 皆世昌督東時陸軍將校也汝賢第二十鎮協統永祥第三鎮協統汝欽混我協統帶汝賢驕奢浮薄錫良時代以藍天蔚永祥碌碌無毀譽汝欽陰鷲有胆略當張榕天蔚逼趙爾巽獨立時爾巽幾步孫寶琦後塵賴汝欽力乃逐天蔚去世皆謂東省反正梗於作霖不知非汝欽先抗天蔚恐作霖至省已宣布自立矣人民國嘗一度爲煙臺鎮守使清提督聶士成從子

王善荃 聶汝魁 皆皖人世昌督東善荃爲陸軍糧餉局總辦汝魁爲軍械局總辦

善荃尤蒙信任蓋糧餉局可任便提款非親信不令充此差也世昌任國卿薦充湖北財政廳長與上官不睦罷歸其人條理精詳臨事慎密使不徇私任財政總長有餘裕矣字墨緣汝魁字員岑士成子也世昌就元首二人必出現於政界

吳慈培 陳闈 鄒致鈞 皆徐氏二等幕僚也慈培滇人統袴子爲楊士驥培闈父適聲官川東道闈舉人納資爲郎好談經濟錢能訓引之入幕致鈞川人父履和官湖北勸業道致鈞日本法政學生捐納知府三人唯闈爲賢近尙爲國務院秘書聞將任公府秘書或內部次長

盧弼 鄂人兄靖任奉天提學使弼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學生納資爲道員入周樹模幕世昌任國卿以樹模薦拔爲公府秘書弼能文好論時事徐氏頗稱其才識

李鳳年 袁良 黃仕福 劉鏡人 李家熬 譚兆樑 皆世昌督東時外交人才也鳳年清閩蓮英姪通東語文廣東道員世昌奏調東省委用好爭辨外交頗主強硬近筦吉長路良字文卿紹興人行商至日通其語文乙巳丙午間嘗爲昌圖等處巡官有能名及世昌蒞任以山陰陶大均任交涉使遂調良爲參事良少年氣盛敢言喜事

大均因柔味事皆倚之世昌亦賞其敏幹仕福亦紹興人通蒙俄文以道員奏調佐朱啓鈴治蒙務後除呼倫貝爾道鏡人俄文學生素隨使至俄以知府任哈爾濱交涉局總辦近方自俄歸家熬上海人亦通俄語文負氣不爲勢屈尤好面揭人短嘗官駐海參威領事商民頌之世昌薦擢道員入民國兩任濱江道五人中仕福良久不見於政界鏡人柔媚必可於外部中占一席家熬鳳年則皆有職掌鳳年或將獲大用

申葆亨 鄧焯 王順存 管鳳蘇 孟憲彝 皆世昌督東時監司中之被信任者

葆亨司瀋陽鄉鎮巡警入民國隸軍界擢至鎮守使焯藉字昆池嘗官河南縣佐夙識世昌以知府調奉爲行營發審處員出巡吉江充支應官順存河南人字理堂鳳官直隸調奉矢薦升知府授海龍府知府鳳蘇江蘇人字潞笙南隸知縣調奉擢授新民府知府署奉天府知府憲彝順天人字秉初舉人知縣官奉最久世昌薦補雙城府知府五人皆滑吏唯順存差勇敢長於緝捕焯則趨附虛對之才耳世昌任國卿薦權漢口稅歲入十萬猶揭債以行憲彝謙謹柔和媚人未嘗露痕跡世昌及張錫鑾交游之竟擢吉林巡按使以挾妓荒蕪被彈免官上年馮國璋復以世昌囑令司近畿河工計

焯必爲公府庶務或會計憲蔡卽有省長望鳳蘇等皆道尹政務廳之選耳

顏世清 字韵伯粵人父鐘驥官浙江藩司世清以副榜捐納道員分直隸以跛初不
是世凱所重乃夤緣袁妾屢餽珍異漸嚮用世昌督東特保授吉林西南路道世清智
計過人能採取上官意旨從而挾制之俾其嚮己當官慷慨敢任事對人陰謀狡計雖
智者不能防北洋派中未易才也而以漁色奢縱且擁厚資恆戀戀天津不欲他往卑
官亦不樂就故數年未獲顯用然袁段密謀亦間參末席以師禮事世昌此次選舉前
士詒亦嘗就商世清世清曰欲保存我輩地位非先固結北軍團體不可欲固北軍團
體必先統一皖直兩派項城死能統一皖直者東海外無第二人士詒猶慮徐不就世
清謂東海久有言時至必要斷不吝一出今北洋派將破裂誠必要之時何患不就及
上詒造謁徐果如世清言露自就意將來財交兩部或佔一席然科長參事則必不屈
就也

第十二章 徐氏對人之觀念

徐氏自人民國在野日多雖兩度任國務卿而不過爲袁之秘書參謀而已於政事上

自不能有具體的表示其對於各方面之觀念頗不易窺測且徐氏亦陰謀家之一也樹錚等爲縱橫繞闖派之陰謀家師戰國策士也而世昌則高明柔克之陰謀家師法黃老者也以二者之比較則世昌實正確之陰謀家其度態自不願爲人人所周知世人不能察以其官清也擬爲宗社黨謂其必將復辟以其爲袁派也擬爲帝制黨謂其必將改國以其性質和平也謂必厭戰將與南方攜手以其挽留馮段也謂必保守舊轍不復更易而不知皆非也徐氏者宗社黨而拒絕復辟者也袁派而反對帝制者也重北與北之和平而不重南北之和平者也留馮段之人而不留馮段之政者也著者就其言論測其對於各方面之觀念知之最確特爲條釋以饗讀者（對於民國之觀念）欲於老官僚中求一有平民思想的人物此可認爲絕無之事匪特世凱世昌不能卽春煊等之滿口約法民權亦不過演說行文則然而絕不能見於事實者也今著者敢斷定徐氏對於民國之觀念甚淡者亦以其胸中未嘗有平民思想也雖如此而與梁士詒徐樹錚等又有別蓋徐氏猶懍懍於亡國之慘雖不必保民國之存在而不可不保中國之存在以其欲保中國之存在故不欲內亂之繼續時局之紛亂若士詒諸人

則除營利擯權報仇三者之外絕爲他想以爲既擁厚資則無論隸何國藉皆可安享也徐氏生平不喜與民黨周旋亦其澹視民國之所表試有人能以強力行帝制國內不復反對徐氏亦驩迎之彼知有中國而已民主君主之關繫殊不厝意求以二者的比較彼以君主制爲較善的特不順衆人之心理未可勉強執行耳至其對於國人亦頗悼惜其流離死亡之慘然意則以爲此皆牛羊待我芻牧者也故以撫字國民爲盡職未嘗以不負國民委託爲盡職也世有望徐氏就任實行民主制者吾敢稱之曰夢嚙蓋北洋派中諸人實無一人謂民主制可實行者不僅徐氏爲然也徐氏對於人民及議員必取敷衍的主義所謂面從心違或久使自懈是也若袁段所行之威嚇解散手段則徐氏絕不贊成後徐氏果能統一雖不行專斷之君主制而必行含溷之官僚制此則敢斷言也蓋以其對於民國的觀念甚澹也

對於清室之觀念 徐氏已兩度爲袁政府之國卿若梁鼎芬輩所持忠臣不事二主之議論實非所樂聞也然以其篤於故舊的思想清室深恩亦不能澹然忘之蓋其當光緒甲辰間以編修四年擢至尙書且爲軍機大臣爲清二百六十年中第一人至讓

位之際隆裕又數對其啼泣乞看顧讓帝以此之故故其報清之念甚堅而與其謂爲君臣的觀念勿寧謂爲報施的觀念較爲確切也然其愛護清室之熱度無論沸至何點而一聞復辟兩字其沸度即可立時停頓蓋深知復辟不成不利于清室倘復辟成則于袁派終有不利之一日前一義世皆知之後一義則讀者恐不能盡了解矣須知徐氏周旋于奕劻載振濤洵之間特利之以固祿位非不知諸人伎刻不可一朝居也自民國成立北人議論一致謂清非亡于民黨實亡于袁氏謂漢陽已下段祺瑞突于孝感電要清帝讓位群爲袁氏暗中授意故欲今日清宗諸人仍與袁派聯絡恐後者非不記洪憲篡位之仇特以恃優待歛爲生計不敢盜憎主人也是兩方面皆形式上之殷勤使復辟果成彼濤者澤偉之流經驗已富防維更嚴鋤除袁黨之事在意中也使如康有爲說行虛君制則報復之害雖已而議會專制北派亦當受間接之打擊故無論復辟之成不成在徐氏意中皆絕端認爲不可行之事其對張勳所謂時機未至則敷衍武夫之語非由衷論也而優待條例則主永不改易旗籍官僚則主混合任用上年張康失敗北有李長泰南則電書交馳皆請取銷優待條件段氏對清夙有惡感

而卒未損其毫釐者皆世昌士珍國璋三人之力也而世昌爲主勸士珍國璋則被動也世又有疑張勳奮鬥實世昌主謀者不知果世昌主謀必籌畫周備萬不冒昧從事且曹錕張懷芝亦斷不致反對總之有曹錕之反對即可爲世昌并不與同之保證近孫洪伊通電詆世昌爲宗社黨首領必謀復辟而中外報紙亦頗有微言謂世昌將爲過渡之總統此其人皆非知世昌者著者有一言以告我國人則世昌主存清不主復辟主優待不主放縱者也若復辟之張康世昌極誇其忠而又甚惜其愚者也

對於帝制派之觀念 袁世凱以梟雄之姿操縱一世卒因帝制失敗憂憤以死其黨內反對之人則有世昌段祺瑞騎牆者則有馮國璋然三人又各有心理段以清室退位爲己全功方將俟袁氏任滿取而自代觀於五月九日之約力主拒日而今日外交乃無一不引狼入室者前後判若霄壤蓋前猶蒙面具欲收人心爲他日代袁地今則數起數躓有毀而無變知人心之不可收遂一意訴諸武力國璋則清室退位男爵取銷漢口下關兩次縱火衆怨沸騰乃徒爲他人謀得萬世一系之皇帝心固不甘然又不敢爲顯然之反抗遂首鼠兩端獨世昌則旁觀普察知時機之未熟禍至之無日故

在段氏之先已表示其不贊成又論者多以梁士詒爲帝制黨首領說亦不然蓋十詒者特洪憲功臣中之一部份專司財政者也其仰承密意首先發起而又事無不與者厥爲楊度孫毓筠副之壹意逢惡致內派分裂者厥爲袁乃寬而廢昌副之若朱啓鈴周自齊顧鰲輩特半路加入卽所擔認亦一部份之事故徐氏每論袁氏失敗輒痛心疾首於度與毓筠乃寬三人而於其他有恕辭然乃寬以汴籍的連帶故謂其罪較度毓爲可道至帝制完全主動之人物爲誰則洪憲太子袁克定是也世昌之於克定以父執而兼師長者也當袁氏被逐世昌入任郵傳克定方官農工商部參議實無一日不至徐邸亦無一事不諮世昌而後行者世昌於袁諸子中亦最重克定謂其內蘊有乃父之才識而表面之和謹過之許爲遠到器在世凱本意原欲十年以後乃化家爲國而克定惑於楊度及僧了明之說追不及待遂倉卒發起籌安會堅乞徐氏爲助氏當對以不反對亦不贊成然於世凱前實數有警勸且譬以騎虎難下語洩於定克怒其不附已頗拓拾浮論譖之其父徐氏亦知之其堅辭國卿此亦一原因當世凱歿時氏受遺囑代處分家政卽私問克定願否對父命敢不願於是慷慨擔任然二人感情

則終不能恢復克定又嘗表示非督軍軍長不就是徐氏登台彼亦必無位置總之氏對於已死之世凱不僅爲異姓手足之親實兼有感恩知己之想其交誼雖奕禩不易者也對於主動之克定則惡其陷親於失敗而以世凱家子的關係亦不能示以拒絕對於被動之士詒啓鈐自齊等雖怒其附和然以舊屬之連繫或財政之倚賴更不得不昇以職司若度毓筠則所深惡痛絕斷不聽其重出蓋氏之爲人其觀念純繫於實際上的利害若虛榮之皇帝彼自不樂就而亦不願人之就也

對於財政之觀念 世昌者深知段氏濫借外債歐戰終中國立即破產之一人也計其就任後雖不能如外人論調即取銷督軍權利然其不准擴張軍備濫募兵士則可斷定也又必任梁士詒以恢復外交兌現除官僚俸公外其一切行政經費必主縮減徐氏執政三年國內苟無他變財政必有所改良且必不盡恃外力此著者所政預決者也聞氏嘗勸士詒以整理金融爲附利帝制桑榆之補而辭職通電於財用匱竭尤三致意焉

對於軍事之觀念 方今外有出兵西比利亞之事內有川湘閩陝之役故軍事計畫

當然有對內對外之殊茲先論其對外對德奧之絕交宣戰實趨應乎世界潮流未可
以此警段氏也特託名參戰而事前一無預備對協約國亦未嘗有所商榷臨事手忙
足亂其爲日人所輕薄屏棄也宜矣蓋日人於此如奕局然着着皆有預算至何地步
卽用何種手段整然不紊段政府茫昧不達此理徒知有參戰之名且又誤認參戰與
國防爲一事故滿洲里呼倫貝爾諸地都未先事設防對於俄之謝霍諸將亦未嘗預
有磋商今大錯亦已鑄成徐氏雖就職於共同出兵之約恐不能有所挽救而必令我
軍加前入敵則氏之手腕尙能辦此且其對馮力言參戰力否費媾和後榮辱所關知
其必以全力注於東清各地更將藉口以促南北之和好爲各省軍隊之消納地其對
內則陝主勦辦閩主恢復湘主保守川之東主取夔巫川之北主守棧道蓋陝雖民黨
自稱靖國軍然非西南之正權份子也且其形勢東可以窺汴洛北可以入三晉關繫
甚要非絕根株中原行且多事閩之攻粵北軍作戰甚懈所恃唯浙軍耳今浙軍已有
一部份之降攻粵主義當然打銷然不復漳洲省廈皆危故必以浙滬全力助李厚基
復其守土自吳佩孚馮國璋運動湘西南士卒解體更無作戰能力幸張敬堯尙附中

夫必以奉皖之力助之保守現境川則營金聚劉存厚守漢中以遏川陝靖國軍之會
合任吳光新規夔巫以阻滇軍之東下凡此條件徐氏已有具體的規畫著者得北友
書言之極確持述之以告讀者

對於實業之觀念 世昌嘗告人以毆戰爲中國開拓實業機會惜西南喜事芝泉復
不忍耐致內亂頻仍遂無力兼顧云云彼就職後果能實行補救亦實業界事之美機
或曰其所謂實業者乃指北方官託商名諸業而言非真能振興民黨也是則非著者
所及知矣

對於外交之觀念 今之欲併吞我國者曰日維持我國者曰美面示親交無關實際
者曰英曰法絕交者曰德曰奧餘則俄無政府他國皆相處猶昔也人對我之度態既
異我對人之觀念當然亦有殊別茲特條舉世昌對外之觀念如左

對日 自其任東三省總督已抱一聯美拒日之想今雖形勢已易而世昌舊日所抱
之思想並未盡灰特曩欲制日今則冀各國少持公論以減日人昇我之痛苦耳第其
中尙有不能預定之點者則徐氏就任外交官吏未知屬於何派分言之則曹汝霖陸

宗輿爲極端之親日派梁士詒周自齊爲中和之親日派陸增祥葉恭綽劉鏡人等爲中立派果屬於中立派或者可澈貫徐氏平日所主張若屬之兩親日派則并現狀不能挽救大約其第一步計畫必使參戰軍得與各國共同動作第二則穩固東清鐵道之籌備第三則結束其他未了之交涉

對美 美利堅者反對日本握東亞霸權最力者也然以歐戰的趨勢遂一變其故態轉而親日石井前次宣言之日本孟羅主意美政府竟已承認近以西比利亞出兵日人著著先機有席卷吉江之勢美人頗慮及將來利害遂有聯合共築東清鐵道之議猶之十年前彼所持滿洲鐵路共有之說也聞世昌頗思假此與美英法接近減少日人壟斷政策惜世昌不能直接交涉而分布其左右者大半皆親日黨也

對英法 英法自美戰後國力皆銳減近更仰賴華工與其他種種助力表面上頗著親善而非藉重美人彼二國亦不能自出反對日本至英使朱邇典駐華最久對世昌私人交誼亦篤然亦僅可賴爲介紹人耳

對局外諸國 歐戰方殷各國旁觀懷懷對華交涉日益減少世昌亦謹守故轍而已

對德奧 中國對德粵無交戰之惡滅亦無交戰之理由特外有強鄰已無實力不得不隨潮流而卷入漩渦乃一可恥可憂之事而非可矜可喜之事也段派不知此義欲假協約國之力以排除異己究之歐人旁觀仍持公論日人則乘間攘利並不能延長段氏內閣之命運至歐洲媾和已有動議德奧並未失敗無論和約如何終不能削弱其國力而對我惡感則不可解釋矣且收沒之船艦公產銀行停止之賠款借款更不知作何歸宿當上年春夏世昌主張絕交而不宣戰梁啓超不以爲然力以交戰之利內說段氏外國人（近以交戰以後並無利益且益喪權利彼已不敢往事重提矣）而待氏終以宣戰爲過當今雖不能不改易其主張而亦不致若段氏之借此自重觀其通電競競以歐戰將終研究宜預爲言可知彼既登臺必合羣策考求此一問題第願其早日籌備周至不似段黨之參戰則有裨於國際利益矣

對俄 俄雖陷於無政府地位而以其國民堅毅之性質歐戰一終必有傑出之才起而組織政府實行平民政治十年整理十年擴張其國勢必強於法蘭西此有可斷言者也故對俄外交在今日爲最易亦爲最難何爲最易彼新集合之政府方賴協約國

之扶持我亦儼然協約一份子也彼對我感激仰望之不暇則交涉必就我範圍又何言乎最難今所改管之東清鐵道恐終爲日人所攘他日俄人索之於我其將何詞以應且其新集合之政府是否即能永久主俄羅斯國政亦一疑問既有此疑問遂生出今日交涉將來能否發生效力之又一疑問故其顧慮不可不長籌備不可不預若陸徵祥李家鏞劉鏡人又有曾受徐氏游援之施肇基畢桂芳李鴻謨皆中立之外交派而練習俄事者使共籌補救或有善策世昌宣言歐戰將終籌計宜審此即其一端也必當合羣策以謀應付不致如段氏之臨渴掘井已

蒙藏各地之處置 蒙藏皆我版圖自不得以對外言然蒙關俄藏關英其歲史由來已久自俄蒙鉅難國勢驟弱外蒙漸有內附之心而段氏祇計私忿之競爭更無力兼顧國事陳籙報告雖勤類皆覆一電卽了事藏番則受滇軍殷承燾之唆使知中國方內亂遂東向而攻我川邊地承燾之教猱升木者則以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有逐滇軍奪已位禽張煦之仇故不嫌以國境爲報復而熊克武力積極於討段絕無方以衛邊陳遐齡已陷於絕境大約裏塘以西將不復爲我有然實則悉兵甚弱器械亦不備苟

得精兵二師何難直抵拉里所慮者英有後言耳徐氏就任自必先以國防倣克武使息內爭然後取有限制之征討至恢復邊境爲止第克武素不顧大局恐難受政府指揮耳故曩者蒙事難於藏事今則藏事棘手已達極點世昌舊有言五族團體恐將來祇剩得自相殘殺之漢人與奄奄待斃之滿人同守共和他三族或將脫離關繫而國徽且減爲二色今不幸而其言驗矣及新疆邊境德倂擾久有所聞然以其地勢與人數論必不致牽動大局也

第十三章 徐氏對人之關係

徐氏者純粹北派主盟對於南人絕無關繫者也其在北派實兼爲官僚軍人兩派之領袖世凱死足統轄北洋文武者徐氏一人而已故對於北派莫不有其關繫第其深淺輕重又各不同茲試分析述之

對於北洋派官僚之關繫 北洋派之名權輿於李鴻章以其任北洋大臣幾三十年所收幕僚所拔文武皆稱之爲北洋派焉至世凱督直孝欽特假以魁柄得洊舉疆吏一時奔走其門者不可勝計北洋派範圍益擴自入民國此輩倚袁之力袁亦賴此輩

之助其勢力遂澎湃於全國第純粹袁系爲多鴻章舊部已寥落如晨星矣析言之是有官僚軍人二派今先言官僚往者北洋官僚周馥盛宣懷龔五瑗之流是也而於世昌爲先進與之行輩相若者則有于式枚楊士驥伍廷芳諸人宣懷及于楊等皆歿伍廷芳自辛亥卽轉入南派故論北派官僚世昌實曙後一星特不及侍鴻章左右耳而就派中官僚論又有京曹派直隸派山東派東三省派河南籍派之殊何謂京曹派則嚴修周自齊陳璧梁士詒葉恭綽龍建章楊士琦曾述榮吳敬修曹汝霖是已梁葉龍兼交通系當別論修以在籍游紳德望爲袁所推者也自齊汝霖皆學生任外交受知世凱者也士琦因其弟士驥進而參預袁氏個人秘密者也述榮敬修則袁氏鄉誼關係者也其中與徐最親者莫若修與士琦述榮自齊次之汝霖則有日本爲外援交涉不得不賴其力修端謹和厚當戊戌前已有維新名而情退不樂仕進世凱督直以津紳辦理學務受其知遇屢承密洩遂躋卿貳入民國未嘗出任事固世昌鄉里姻婭也或將責以大義強其一出焉當宣統初世凱被逐世昌初入京師張鹿皆惡袁黨臺諫日有論劾載澤更有一綱打盡之計是時所倚者唯奕劻載濤載洵而濤洵遠適歐美

動自保且不及世昌勢亦甚危其間通信彰德鈞結內援並代爲聯合交通系者皆士琦力也論其勳績實袁徐門下第一人而以其才量太狹羽翼不盛故屢出而未邀大用然徐氏進思往誼且信其老成或當先長農商或內贊機要特無組閣望耳陳璧人既鄙陋穢德復彰洪憲時代且不獲進用今自在屏棄之列特交通系奉爲前輩推戴甚力方仗梁氏爲財政後盾或不得不寵以虛榮焉何謂直隸派世凱督畿甸六年所海援之屬吏是也則有朱家寶王達凌福彭周學熙齊耀珊蔡儒楷段書雲麥信堅關廣麟張鎮芳王克敏梁敦彥張一麟呂調元諸人家寶雖以復辟去職而營進甚銳其初官直隸牧令循聲甚著庚子處置拳匪保衛教堂不辭艱險世凱亟稱其能屢疏密薦歷六年遂膺疆寄然其人特小知而不可大受熱中尤甚世昌督東薦爲吉林巡撫以外交非長調安徽上年幾爲段祺瑞所縛賴徐得免第未必卽昇以要任耳達福彭皆小有才附袁以起人民國福彭未嘗出仕達則爲京兆尹已四年上下皆極融洽福彭起甲科爲天津守世昌邦大夫也且官京曹時日相過從者其由府尹擢直隸藩司實世昌任軍機時所薦其人若存必可獲一省長達以諳諫京兆政事當然不能量移

學熙馥子世凱姻家而代世昌經營青島屋產者也其人雖世家子而工心計善綜覈其兄學銘爲皖路總理歿後帳籍紊雜人莫能核學熙至以兩日了之條款明哲人服其才光緒丁未爲長蘆鹽運使世凱卸任爲彌嵯虧五十萬民國兩任財政部初以通電詆譏黃興北派服其不畏強禦再起以帝制禍作受世昌戒辭職其人強執敢爲年力方強事世昌如師終必大用耀珊耀琳伊通漢軍旗人皆以甲科任京曹改官監司並和雅善酬應爲世凱所喜亦以師禮事世昌者兄弟必皆連任儒楷宿官直隸知府爲學務處提調袁氏稱爲少年雋士民國初嚮用頗隆以直提學內用次長出官山東巡按亦帝制派之一而世昌始終謂其賢書雲以名士官監司乃南人之附袁者故用爲鄂巡按對徐關係較淺麥信堅關慶麟皆粵籍才士也並由士詒薦用入民國信堅寂然無聞慶麟屬交通系皆於清代受知世昌者張鎮芳世昌同輩結爲昆弟者也以甲科官主事因世凱姻婭改官監司遂擢長蘆鹽運使清末以嵯商擅藉外款幾罹不測以三十萬賄載澤得免去年以復辟爲段氏所縛世昌大不安馮氏就任後曾一度遊京師謁公府雖主維持清室優待條件而乞寬免鎮芳亦其一事也時祺瑞方以裁

亂自斃不欲遽釋罪人然亦承認獄中優待緩再設法或謂近徐段之間不能無芥芬者一則北派軍官事皆乞教徐氏獨樹錚不然一則即以鎮芳省釋期愆也國慶日或可援助賑功免罪且當令之襄賑以漸躋重任克敏存善子統袴少年也然揮霍善逢迎媚事上官楊士驥以家人子弟蓄之清代任直隸交涉使馮國璋督直嘗爲其從弁所毆辱而無怨言國璋親親之近復耳濡目染於梁士詒王揖唐周自齊徐樹錚之所爲亦思附陰謀組政黨買議員以推舉國璋而已則再長財政或奪交系之席雖失敗而雄心初未已也初與世昌關係甚疎後已欲助國璋亦時爲其代商於徐世昌對人言亦有克敏真敏之語無論馮氏下野與否彼終不致退閒且精通英法語文外交亦無親日嫌疑或竟於國務中重任一席亦意中事也敦彥鄂總署電報生以張之洞端方薦擢至漢黃德道移津海關道世凱以其爲南皮黨甚輕之一日擁入駟經英租界前衛士爲捕房華捕所辱部下大譁議往尋崧世凱佯怒令軍警戒備守交界處乃往索罪人卒不可得敦彥進曰是不難特索得斯人不宜科以重罪耳世凱曰然果縛至薄責釋之事遂解袁以是重其人薦擢遂至卿貳代爲尙書然爲梁鼎芬友信其學說

頤思復清世昌則信其外交才謂非後輩所及或將以外長畀之一麟及阮忠樞袁氏之幕僚中資格最深者也忠樞死一麟遂漸孤立雖南人柔懦而獨反對帝制故世昌於北洋官僚中獨稱一麟人格高尚但亦謂其才智不足獨當一面或仍將以幕僚處之調元起家牧令以善趨奉受知袁氏遂任爲陝西巡按祺瑞嫉陳樹藩逐陸建章以鄉誼故先事書諷調元辭職乃戀棧不從竟爲樹藩所逐近往來京津間頗思重出嘗託世昌解釋於段謂自陝歸一身僅存貧不能自給雖降任道尹所不敢辭世昌笑應之而已何謂山東派世凱自己亥巡撫齊魯辛丑始移畿甸凡此兩年間所薦拔之屬吏皆是也然或爲小站舊僚或後隨之至直隸多牽入直隸派據著者所知唯張廣建則起自齊魯者也廣建謙下誠實在北洋官僚中可謂優秀份子其督甘肅已將五年以偏處邊瘠同輩中旣無人攘奪而偉人志士亦鮮惠臨故得寧靜無事世昌嘗論諸人福命謂廣建爲最其地位斷不致動搖何謂東三省派皆世昌督東所自拔之吏直隸山東派尙由世凱間接東三省派則已所親信者矣其人物已見於第十一章中其其關繫至密切者自以朱啓鈴張元奇錢能訓吳笈孫周樹模黃開文爲最其未見於

十一章中者則有鳳興道之沈承俊新奉道之周長齡官銀號之張允哀遼源墾務之殷鴻壽文報局之董遇春庶務處之楊冠如吉林度支使之徐鼎康勸業道之黃悠愈延吉府之陶彬提法使之吳燾新城府之金永濱江道之施肇基黑龍江提法使之秋桐豫等亦與徐氏有關係者也何謂河南籍派徐氏雖籍天津而居汴已三世故其親河南人甚於親直隸人吳夔孫兄弟則汴籍之代表也又有胡俊采贛撫廷幹子光州人世昌督東爲官銀號總辦兼供總督私用入民國會筦鄂財政飲博狎邪無所不染而世昌信其能秦樹聲固始人世昌同年生也清任雲南提法使文學湛深袁政府時代曾一度爲公府類問卽不復出其人果樂仕進就任後必畀以機要張鳳臺前奉天興京府知府民國三年曾任河南心政長入爲參議院參政亦素見重於世昌者而老耄或不足任事王祖同曾任廣西巡按洪憲改元爲陳炳焜所逐者也世昌舉人同年巧滑圓融亦今之政事才也餘則彰德之馬吉森開封之顧瑗皆以鄉誼而兼年好者也所用文吏必不出是數途而附以老官僚之孫寶琦留學生之章完元金邦平顧鰲施愚之流其人雖不必爲北洋官僚而夙卽依歸袁氏亦與世昌有間接聯繫者也

對於北洋派軍人之關係 此派亦李鴻章所遺舊軍官皆准軍部將今存者無幾姜桂題其碩果矣後進則江朝宗趙倜諸人是新軍官多北洋武備學生以馮國璋王士珍爲直派領袖段祺瑞爲皖派領袖直派資望之深者爲曹錕皖派資望之深者爲段芝貴倪嗣冲其不屬直皖派而爲世凱所親信者爲蔭昌張勳田文烈張懷芝近則張作霖漸露頭角奉軍又自成一派其發起人則張錫鑾也桂題部屬寥寥僅足自立新派則就上舉四種而一詳究其派別與組織焉一日北洋派直系所謂直系皖系者實近四年來之名詞而前之所無也因馮國璋陰抗帝制爲段芝貴袁乃寬所嫉嫉袁氏內用爲參謀部長而王占元李純等聯電留之於是皖人加直魯軍官以直派之號及馮氏將北上就總統職恐爲段黨所制遂以李純自代又以陳光遠代純命劉詢帥師入衛於是直派始着手組織團體及王士珍倒閣段氏二次上臺皖直競爭益烈直派組織乃完備其表現最著者是爲江贛鄂三督聯盟然爲溝通說合則皖人陸建章之功爲多建章皖派反爲直派主謀蓋欲報祺瑞嫉陳樹藩逐己之仇又欲藉此重攬一督軍也曹錕以直人而反附祺瑞者則承世昌戒不欲北洋派破裂爲南人所乘也然

徐樹錚恃有奉軍後援漸輕曹氏祺瑞亦不能利用此時機統一兩黨焜遂再攜式其部下之吳佩孚乃直起主和以實行推翻段閣他如王廷楨張宗昌楊春普馮玉祥皆直派之健者無日不思甘心於樹錚者也是前無祺瑞之把持中無建章之游說後去樹錚之激動則北洋派中至今未必有直皖之分故世昌謂建章樹錚皆禍水也世昌本直人國璋士珍則小站同事之舊好曹焜更爲東三省之部屬宜其祝直派爲親矣而以其夙抱堅固北洋派主義故於直皖一視同仁絕不有所歧視雖純光遠佩孚玉祥志在推馮而有士珍之指導囑託亦絕不至有反對世昌之事世昌就職必不聽馮之退閒爲羈繫直派之第一步徐圖屏退樹錚爲聯合兩派之第二步而以直派之中立者如田中玉王懷慶之流或令其長陸部或使之衛京師使二黨皆無所藉口爲第三步此三種計畫果就純光遠占元必當放棄其度態而與世昌接近孟恩遠亦直派特起行伍與諸武備學生進用者不同而實世昌拔爲翼長感激圖報尤較人爲切又有陳之驥者國璋婿曾從黃興程德全獨立者也二次革命失敗遂不見信於袁氏微國璋且罹軍法矣近亦銜國璋命奔於楊子江流域有所規畫聞世昌已定計欲先舉

以一職使不得任意游行以阻其挑撥若是則直派必就範圍二曰北洋系皖派皖人素把持直隸軍政乃鴻章督直二十六年所蓄之勢力久爲世人所公認當世凱練兵小站軍官則皖六而直四其後收聶士成潰軍皖勢益增蓋袁籍陳州與皖接壤而其先世甲三又久握臨淮軍符者也故其初雖無直皖之名稱而直不敵皖則袁黨之實情自國璋征漢陽直籍軍官南下者始多再攻江寧勢力益擴而祺瑞方掌陸部所親半參部務亦未嘗有直皖芥蒂在胸遂聽馮派之恢張於是長江流域除安徽外皆爲國璋黨羽駸駸與皖派並駕矣芝貴族之譖馮於袁爲直派所覺愈組織團體以三年前表面上的觀察則皖派日有退步一十一督軍中僅倪嗣冲陸建章兩人而已帝制取銷兩派猶弗至決裂者則浙江屬於皖之楊善德而上海一隅爲中外觀聽所繫者又屬於附皖之盧永祥張勳爲北派盟主則專主聯合團體以抗民黨故國璋陰謀迄不行及勳以復辟爲祺瑞所賣主盟無人樹錚專恣自用務激惡感兩派遂漸趨於不共立之勢段徐乃亟謀擴張本派然究其內容亦祇皖浙閩三省外則吳光新盧永祥兩軍使奉軍不包圍北京張懷芝不憤激投袂皖派連命或竟不克延至今而卽就今

日論厚基斷不能自存永祥所處非用武之地浙則黨人潛伏將乘機暴發善德勢亦岌岌光新一軍孤寄尤不足道祺瑞樹錚所恃者濫借外債尙有金錢足以驅使焜懷芝教堯作霖等而已然金錢終有時而窮此時舍勸世昌登臺以正直魯奉豫晉吉黑七省之趨向皖派實無施展之餘地世人徒知國璋受制士珍下野爲直派失敗不知再延長二三月借款用罄無力以應付經略使總司令而日之寺內更同時倒閣賣國借債之策亦不能遽施屆時段黨匪特下野或將爲西南聯合北派威嚇之使逃避於異國然則世昌此出匪特全皖派之顏面實以救皖派之生命關係之切自不待言宜其選舉發表之日樹錚在旁聽席上撫掌稱快也雖然而祺瑞樹錚皆貪得無厭人也難星過度必又將出而作祟此亦世昌所深知而爲之躊躇滿志者雖祺瑞故交不能予以打擊而貽害同袍之樹錚當然在放棄之列或令觀戰赴歐洲或使參戰遠西比利亞皆意中事且奉直魯皆恪奉世昌者無論其巧言鼓惑絕不能以施之國璋施之世昌此義亦樹錚所自知當不敢蟠踞弗去總之今日純粹皖系而握有兵柄者唯嗣冲謝藩善德光新四人而四人中樹藩能否自保尙一疑問欲以楊倪吳三人之力支

撐全局是直夢囈矣三曰北洋派中立系則有張懷芝其人坦直粗率第一次南下實爲范王主和所激近則精銳之氣已一蹶再竭見親見曹焜之索餉索權而趨趨不進亦頗思步其後塵故不得謂其附段當辛亥冬彼以天津鎮總兵兼陸軍統制拒張紹曾殺王鍾聲世凱遣唐紹儀南下議到獨電阻止祺瑞勸清帝退位獨不署名既乃隨世昌下野爲青島之游其仇視民黨之念已確不可拔特必奉世昌約束行事或謂以張澍元將攘其軍寄則揣測之詞未審二人交誼者也此外又有張勳部屬之張文生白寶山等是軍兵額非多而槍械充足直可供五師之用皆怨祺瑞賣勳而李純復加意拊循其傾向已在直派世昌既起勳必特赦仍當還其兵柄若察哈爾之田中玉則直籍而親皖者然亦僅形式上之推戴河南之趙倜晉之閻錫山目的則在自己之地位無論直皖卽西南主政苟不奪其權利彼亦驩迎也四曰東三省派則張作霖於奉孟思遠於吉皆世昌舊部且其所薦拔鮑貴卿又作霖之附屬品更無異議矣然是四者對世昌雖關係淺深不同而以其資望亦必心悅誠服是則北洋軍人卽謂其完全受世昌節制亦無不可然其人實不起自行伍不出自學堂亦未躬親行陣其子弟姻

姪亦未嘗廁身軍界徒以其爲小站舊參謀而又始終維持提攜誠懇不渝故悍夫驕將咸秉其指揮事以師禮若徐氏者亦可謂袁派之驕子輓近之英雄矣

對於交通系之關係 交通系之成立在梁士詒築鐵路時今日十二年矣在官僚黨派中實爲鼻祖大約皆粵人他籍不容插足也溯其源流則交通之前爲郵傳郵傳之前爲商部而世昌則商部初立時之右丞也已而自東三省入爲郵部尙書且兼兼津浦政事實交通系之先進人物宜梁葉之流奉之若神明矣而以著者的觀察則與其稱爲交通系勿寧稱爲梁系蓋派中無一人非士詒之腹心爪牙也謂予不信則當時郵傳部人才濟濟記名丞參候補司員調用外吏學生數且踰千而隸爲交通派者能有幾人又粵籍之從事車船郵電諸事者若詹天佑唐元湛之流亦實繁有徒而不克隸交通派者蓋其人皆不親士詒者也是親士詒者爲交通派否則非交通派故直截稱曰梁派爲名實兩副也而士詒何以具此偉大之能力且在擾攘之中國而能使其派始終立於不敗之地是固不能不歸功於東海遺老矣台諫彈劾士詒之潮以光緒末宣統初爲最烈其時卽世昌掌郵部凡奉旨察數之件無一不爲士詒洗刷故以全

台之力攻之而不能奪其鐵路局盛宣懷雖奪其鐵路局而以世昌在軍機亦不敢罷其左參議彼參議不失故趁清室讓位之際一躍竟總郵傳鐵路局仍入其掌握本本水源自不得不感戴世昌又帝制失敗之後梁氏雖奉拿辦之命而得掉臂游行京津問伊誰之力亦警界皆東海舊屬故金吾避賊致傳笑柄耳交通系者梁士詒之所獨有也士詒所以能獨據交通系者世昌之力也然則謂世昌爲交通系間接的主人孰曰不當況葉恭綽龍建章關慶麟之流無一人非世昌所拔擢卽不曰交通派不曰梁派而直稱曰徐系亦未嘗不當其關係密切視北洋官僚派軍人派有過之無不及也對於宗社黨之關係 論者不察以爲清宗室或滿人曾仕於朝者皆宗社黨而不知其非事實也夫宗社黨者乃對抗民國的名辭必其人從事於運動復辟若善者溥偉鐵良升允之屬乃足尸其名降一等論亦必如勞乃宣梁鼎芬諸人歌誦舊朝詆譏共和是欲以學說復清亦黨中之一份子也然滿州五百萬人實可稱宗黨者至多不踰五千漢人爲清遺臣者固繁有徒而皆閒居日自鳴高蹈被徵日不待安車大都樊增祥袁樹勳類也其確屬宗社黨者百中一二而已就今日言則有大連之善耆其通張

作霖人所共睹無可諱飾若政府再失統一能力作霖或竟步張勳後塵亦未可知有青島之溥偉然已消極倦於進行鐵良則來往二者之間他唯載濤少有宗社思想如廢昌則純粹袁政府貞臣世續則力主維持清室現狀其於宗社黨避之猶恐不及斷無聯合希望者也世昌則與世續表同情認復辟爲危險無利於清室而適害之且足貽北派以將來之禍故視宗社黨爲多事爲過激其在青島時罕至溥偉之門丙辰曾勸阻鐵良勿爲民黨所騙卽世昌對於宗社黨之表示宋育仁議以周魯處清袁世昌笑爲經生謬說復戒曹錕阻張勳又其對於復辟之表示然則世昌者與清室有關係與宗社黨無關係者也世人徒知宗社黨之名而不究其組織之內容宜其并世昌亦牽入疑老官僚無一非黨中人也吁其誤矣

對於清室遺臣之關係 凡曾仕前清而又不屬於北洋派者可統名爲遺臣就今計之猶可得十萬衆有已足溫飽知時局之擾亂隱避不出者有依附要人政客營得一官以自活者有憔悴流徙莫獲一枝棲者有憤世嫉俗甘心巖壑者有自身高隱而代其子弟羣從運動出仕者有擁厚資居租界以娛暮年者衆雖十萬而可以此六派賅

之六派中又第一派第三派第五派爲最多第四派或有其人而著者曾未一睹第六派則麇集於滬上或賦詩飲酒追逐於蒿庵梅庵之間或搭股置產往來於買辦公司之室求其少有故君之思足伍世昌者蓋不可得而關係則不得謂爲全無大約丙戌同年爲一部份京曹舊識爲一部份夙著能名或因北洋派東三省派間接以求進者又爲一部份此後任用官吏此三部份必占其什三而以五屬之直東豫魯諸派其二則位置學生政客此卽世昌之滙合官僚政治也若夫沈曾植鄭孝胥之流界在第一派於第五派之間對於徐氏關係亦至淺更可勿論矣

第十四章 徐氏與近當代名人之比較

人之優劣不舉事實相比較弗可得而論定也然亦有事實相似而人格性質迥異者是當綜其始終爲統計之比較已徐氏既被舉爲元首當然與世凱元洪國璋有比較必要而其爲北洋文武兩派結局之主翁與開創北洋派之李鴻章亦有比較之資格又北派領袖之王士珍段祺瑞交通派領袖之梁士詒西南派領袖之岑春煊伍廷芳唐紹儀陸榮廷希冀爲清室宰輔之康有爲嵩山四友中之趙爾巽張謇李經羲前清

同官之奕劻那桐錫良其於世昌亦各有異同之點更不得置之不論因并述之而附之以美利堅近世之三總統焉

與袁世凱之比較 世凱世昌三十餘年昆弟之交世昌之仕進世凱提攜之世凱之身後世昌護持之疑若必同聲氣同臭味者矣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蓋兩人之性質行檢固截然爲二也世凱靈敏機警凡行事不預計程序隨至隨應付之及其終必能達一己之目的世昌持重練達凡行事必先審其利害籌其進行之次第及其終亦能達到一己之目的世凱雄猜而能以利祿收人心世昌推誠不盡以籠絡爲手段世凱用人第取其受我指揮不欲其主我謀議世昌用人親者令主謀議疎者令供指揮雖同一不喜多言而袁於簡默中露堅毅之容徐於簡默中帶安詳之度袁貴而漸驕徐貴而不肆袁公私皆主揮霍徐儉於私而費於公家庭則一守雍睦一多嫌隙嗜好則一極簡單一頗繁雜唯有不以毀譽動心而必期澈貫自己主張則二人有同情然袁之興也以此其敗也亦以此前車可鑒世昌或能棄其短而摹其長乎

與黎元洪之比較 世之譽元洪者謂其守正不阿道德冠時流譽之者謂其唯否由

人純然爲被動有執中者曰黎氏長厚要不失爲君子然在前清僅服役軍隊未有赫赫名自入民國雖望滿天下而督鄂兩載未有實權自入京師便同幽禁一年元首亦鮮舍施對社會頗少接觸故其是非實鮮定評據著者觀察所及則元洪者實一軍人而兼具婦女性質者也婦女自是心皆堅而皆不禁威嚇皆聽信左右而皆不能駕馭皆好爲悲閔之空言倚賴之行爲當革命作於武昌元洪堅不肯起而卒屈服於手槍督軍反抗國會元洪實深惡痛絕而卒聽命於張勳非自是心堅而不禁威嚇者乎北洋派之擁護世凱桂系之服從榮廷實始終而岡渝試問元洪部下之陳宦杜錫鈞黎本唐石星川有一人盡忠故主者否吾固知其無有也然非北洋派桂系皆君子而元洪部下皆小人也實所主者駕馭之有術否耳此非信任左右而無才駕馭者乎民國初元鄂督長電日有數通皆悲痛民隱之詞指摘時弊之論剴切詳盡直似宣公閔人悲天幾同孔子究之彼掌軍符而所屬之襄隕盜寇充斥肘腋之漢皋元氣未復甚至任用私人敗壞財政是與夏姬戒淫郤氏禁妬有以易乎諺所謂婆婆假慈悲者是也張振武具主動起義之功而有驕縱不法之罪二者相衡自當在屏棄之列而不至伏

西市之誅然援議功之說而從寬法刑亂之義而用重其權限皆在鄂督元洪自有魁柄乃陰請執行於京師冀卸過於政府然人之好名孰不如我當張方就戮之日袁氏已揭其底蘊迹黎所行事大都類此若徐氏則不起於軍人而武夫推崇恐後是其操縱之術將將之才非元洪所能望其肩背矣特亦有爲世昌所弗逮者則操行廉潔俸公外不多取一錢初終罔易也雖然蔡鐸旣死求如是選中國更無二人又寧止世昌所弗逮哉

與馮國璋之比較 人不患無才患無才而欲逞其才有之馮國璋其人也國璋有黎之懦而無其守有袁之狠而無其智有段之憤而無其剛以專閫之尊追錐刀之利乃居元首之位爲婦人之行天下古今第一庸人亦天下古今第一妄人也當其攻夏口入下關旣已捷克示威何用藉曰好貨亦止劫掠乃破敵之後突然縱火合中西無此類兵法卽智囊難揣其情理直隸本其鄉邦作督未行一善政及移江左乃廣營商業販洋藥孜孜唯利罔顧廉恥孰意得罪彼蒼亦報之以一炬不自修省視任元首當其北上苟有利平之意何妨剴切宣布以和戰爲去就古來世系國君尙有一二子舍我

今日用亦今日之語總統屬諸推選獨弗能爲斯言乎不此之圖畏段徐如狼虎仗茫王爲戈矛乃一擊甫中奉軍已逼不惜首鼠重復宣戰甚且欲藉犒軍以逃颺而倪嗣冲辱之蚌浦冀託克敏以運動而財政部拒其提金左右支絀如羊觸藩不獲已賣及魚蝦藉作小補世所謂賊無空過者非歟第恐其故步重尋下野之際竟放火以焚京師則先賣池魚或恐其殃及耳世昌雖不得爲豪傑要不失爲才士若馮所爲自所不屑他種比較或尙繫於隱微試觀徐氏上臺樹錚必改故態弗敢以施之河間者施之東海則顯然優劣而著者之所敢預言者也

與李鴻章之比較 鴻章者北洋派之發明家也其不以毀譽動念艱危灰心則世凱傳其衣鉢世昌亦復近似鴻章時當承平部將皆其鄉人且爲部屬故待遇有類僕厮諸將則平日侍從頗恭臨陣亦不聽其號令世昌未臨前敵不敢判其指揮而馭將之才視合肥或不多讓若施法行政則時代不同而其無真知創見則彼此若一蓋李之所奉則魏源之海國圖志及稅務司赫德之口說徐之所奉則法規大全而兼襲世凱之故智其是非亦未易品評唯鴻章督畿甸二十有六年勸拯救災數踰四千萬全活

之人踰千萬固分畛域畢力維持是非世昌所能幾及著者曩有言北洋派終必破裂卽竭世昌之能力亦不過數年間形勢上之平靜入後必以陰謀進爲明鬪明鬪進爲破裂于是此五十年來吸民脂膏莫補國難之北洋派立歸銷滅故曰鴻章者北洋派之開山祖師世昌者北洋派之結局主人若文詞議論財徐之視李瞠乎其後矣

與王士珍之比較 士珍謹慎和平有世昌之風且以鄉誼及同袍同派的關繫視他人亦爲親密然士珍之識拘囿世昌之量通達士珍不耐詆譏世昌固畏疑謗士珍之才長于行軍世昌之才明於應敵士珍真能恬退世昌隱乃借詞其對於時局則王主助國璋以成和固直派之根基徐主遠樹錚而留段平兩派之意氣是胥其相左之點也士珍當清代騰上在段祺瑞先其任江北提督頗有廉名辛亥冬清室任爲陸軍大臣國變痛哭去後袁氏數徵堅臥不起克定踦邀乃出然既出之後徒委靡自安不能阻帝制張勳奪門既不敢如雷震春明附舊君又不能如黎元洪避位以拒日奔走勳門如其偏裨是可恥笑著者觀其前後以爲王氏者特胸無主張而亦一謹厚之士何足以擬世昌哉雖然或參戎幕或總師干徐亦不能無王爲之助耳

與段祺瑞之比較 祺瑞擾亂中國之惡魔爲國民之公敵而剛愎執拗終不失爲強鯁男子其人格非國璋所及也觀所行事雖不免有害於國家而始終一致心口相同未嘗以利害爲從違或心非而口是不若國璋之行同妾婦也而其行政治軍之方完全與世昌異趣試爲條辨之世昌承認法治國無論爲君主爲民主而不可無國會者也祺瑞拒絕君主而又不樂有國會者也世昌不欲以金錢構造政黨壟斷國會者也祺瑞悍然以安福俱樂部爲民意機關者也世昌主縮減軍備而祺瑞主張擴張軍隊也世昌對於滇黔桂主放棄而祺瑞欲盡鋤異己也世昌對民黨用敷衍手段而祺瑞則思一網打盡也至對外則徐氏雖不能挽已失之利權而亦不致以私事牽入國際若袁以希冀稱帝招五月九日之辱段以希冀專制成森林吉長金幣鳳草種種借款及共中日協定之約是我尋人而非人尋我徐氏斷然不爲也蓋其不尋事於強鄰以國家爲孤注無自我得失之心有懼爲奴隸之想與段氏爲絕不相侔矣而未必非我國人一線之希望也

與梁士詒之比較

士詒以雄於財遂有左右時局之資格邇來內政外交幾莫不有

其關繫視世昌以在野之身爲人望所繫者似有同揆而立身行己殊異之點正復不少士詒之不畏笑罵乃遠法阮大鍼是曰無恥世昌之不計毀譽則近師李鴻章是曰忍辱士詒獻賄貢媚爲常課世昌非至不得已時未嘗行之士詒出口皆大言若賣卜者流不復能爲信語世昌競競雖飾詞亦弗敢太過慮貽笑於衆人故著者斷定徐之入洛實優越於梁氏若夫應世之才則梁又非徐所及蓋梁氏能躬就綜覈以司財政也能直接談判以議外交也能周游南北不畏暗殺也能聯絡才士自爲黨魁也是四者皆非徐之所能故居今之世徐卽登台亦不得不藉助於梁氏微聞其人慾望甚奢一總理尙不足酬庸蓋其志在第三次大總統不幸而成爲事實我中華民國之末日至矣

與岑春煊之比較 春煊負天下重望幾十五年矣在清代人皆知有春煊而不盡知有世昌也春煊之勁敵曰世凱亦不及世昌也就西南論資望魄力人格自不得不推春煊爲領袖猶之北派不得不奉世昌爲主盟而進考其實則西南之戴春煊爲臨時的而北派之戴世昌爲永久的春煊對西南之關繫僅在大局世昌對北派之關繫兼

有私誼春煊欲爲西南要賠款爲暫時之結束世昌欲引皖直爲一軌充本派之實力此二人對本黨關係之不同者也世昌重官僚春煊喜政客世昌欲維持現狀春煊欲湔滌末流世昌專主統一春煊志在聯邦世昌對國會無分新舊皆貌合而神離春煊對舊國會有密切之連帶關係世昌視舊約法爲難行春煊則奉舊約法爲標幟此其對於時局之不同者也若夫道德氣質立身行己亦各不相蒙然其爲陰謀家則一也岑暴戾徐和平岑馭下甚嚴而間亦不近人情徐馭下過寬而間亦爲其朦蔽岑運動取秘密徐運動不甚避人岑多慾而行仁義徐隨俗而不矜名節岑則骨肉慘刻徐則家庭雍睦岑之心復將校質言之僅有潘月樵一人徐則皖直奉三派皆願爲其爪牙由岑之喜怒無常徐則駕馭有術也于式枚岑姻家也著者曩曾聞其緒論謂春煊恃孝欽之寵直欲盡排異已既嫉世凱更及於昆弟交之端方先進之張之洞宜其爲衆人反噬蓋淺率害之也世凱雖稍深沈而亦不免而驕獨錫良始終如老儒可見人格之高世昌籠辱無驚容足徵度量之廣私以爲知言焉

與陸榮廷之比較 榮廷起自草澤世昌出身詞館榮廷老於戎行世昌終身政事夫

固截然兩異矣然試探其底蘊則性質行藏若合符節蓋皆和平而近於沈毅者也微世凱之亟亟改國祺瑞之步步進逼則榮廷迄今不變可也微馮段之暗鬪皖直之分裂則世昌迄今不出亦可也蓋度態沈靜非至最後五分鐘絕不欲冒昧從事二人實出一轍陸主擴西南之範圍徐主固北派之勞力陸馭將有恩人皆思盡死力徐待下以誠衆不復有二心陸對民黨貌合而神離徐對民黨名迎而實拒陸一生不負舊交徐始終篤於友誼陸氏深居桂邊而能操縱西南徐氏遠處輝縣而能遙制北洋皆不喜以空言沽譽皆不欲以艱阻灰心故其和平同而沈毅亦同也著者嘗謂就時取材元首必屬之東海而副座宜奉之武鳴若是則兩派皆安國內庶有寧宇矣

與康有爲之比較 二人皆世所指爲宗社黨首領也一則清室過去之元臣一則讓帝未來宰輔故亦將相提以並論焉論性質康浮躁徐安靜論學術康淹雅徐謏陋論嗜好康複雜徐簡單論行事康好名喜功徐務實善斷康以逋客而酷摹官僚徐本官僚而不拘儀節故竭康氏畢生之學說智計號召羣倫而事無一成以徐氏邇來之謝脫政局不事運動而功無不就老氏曰名者實之賓康氏知賓而不知主其敗而逃也

猶天幸矣然一有同符者則不以外界疑謗動心終思達一亡之主張如康之以虛君共和復清徐之以聯合皖直自固是也若梁啓超之翻覆靡常固其師所弗取吾亦不欲論之矣

與趙爾巽張謇李經羲之比較 三人並世昌稱洪憲嵩山四友者也爾巽又世昌東三省之前官皆以開通關東風氣自命然爾巽降尊紆貴屏除儀文尙略具維新之精神世昌則僅得形式矣爾巽信才士故以葉景葵金遠爲腹心世昌信官僚故以錢能訓張元奇爲左右至於假職司以置頓私親取公帑以自爲運動藉開通以沽清流之譽雖鼎革而有故主之思則先進後進其揆一也唯爾巽近於輕薄故軍人不附致奉天都督亦不可終保若謇亦近實利遠虛名重開通輕名節之一人視世昌無多異也然張自信心堅心所爲然卽由言論而進於實行世昌却回審慎並言論亦不輕發惟論治事之條理用人之考察則謇已負有實業家資格而世昌尙未及窺政治家堂奧也著者謂馮國璋爲天下古今第一庸人亦第一妄人然一思及世尙有李經羲其人 在覺國璋猶爲優秀份子矣經羲者學僅足以通聊齋紅樓夢而輒思縱論古今才不

足以擬松壽陳葵龍而自謂前無曾左明明沈淪黑籍乃以馳馬示戒烟明明直接賣缺乃以婢妾尸惡名奇慳異齎拔一毛弗肯爲東抹西塗謂萬言可立就在清代分鴻章餘蔭博得高官前歲當黎氏危急竟欲謬組內閣顏之厚行之僞言之妄器識之淺狹同胞四百兆論惡劣必居第一班氏九等表則上中必非其選世昌固不屑與比矣而後之考洪憲僭號之史者以爲四友並列才品必齊則爾巽騫世昌三人皆蒙鮑魚之臭是不可以不辨也

與奕劻那桐錫良之比較 劾桐世昌辛亥四月同組織親貴內閣者也良世昌己酉山東三省先後作督者也世昌游自袁世凱而劾實力贊於拉后故亦慶邸門人之一也然劾貪劣至亡其家國而不惜何足以擬世昌唯往者外交宗旨則二人所抱皆同有可得論者劾嘗爲國力弱不足拒橫逆之來而亦不可生事招人之侮世昌外交政策卽守此二語者也若袁之以帝制召五月九日之禍段以反定西南召各種借款及中日協定之禍劾所不爲卽世昌所不爲也又辛亥冬那桐欲借日力載澤等欲借德力以對待民軍劾獨謂事之成敗未可知卽成亦以失之民軍者失之外國徒招人民惡

感事弗可行故仰賴外方以自相殘殺亦助所不爲卽世昌所不爲也觀於反對帝制勸勿遣周自齊東渡聞西原歸國謂和平始有動機有以知其然矣那樞者曹汝霖之軀壳當前清時汝霖之親日亡國計畫皆藉桐以行之桐嘗有言人能爲李完用尙是福命就其心理論實完全一奴隸也世昌則自日取青島已慄慄於亡國之慘故阻袁氏稱帝謂朝先亦賴日本由王而帝後復降帝爲王而國亦隨之其痛切如此阮忠樞不敢達於袁氏也故著者知徐氏不必愛民國然實愛中國者也雖與桐同官且亦結昆弟交而人格智識則判然爲二錫良者無條理無才略卡急粗率人也而其心地之純潔操行之謹嚴立身之忠鯁要不得不謂爲輓近一完人非世昌所足望也當東三省經費已竭世昌營內用彼竟貿然代承其乏且孜孜節浮費汰冗官遂重受新黨及報章之攻擊又吉撫陳昭常江撫周樹模已輦鉅金謀真除且有世昌爲先容彼亦不知而欲劾二人之貪劣乃疎未拜而補實命已下蓋雖服官三十餘年而宦途之情僞政界之傾軋彼固茫然尙思行其良心上之真是非宜載澧奕匡載澤那桐等皆痛心疾首而逐之唯恐或緩也自入民國從不登袁氏之門復不污其參政之命而亦未嘗

附宗社黨可以謂之獨行君子矣吾論世昌東三省治績豈無自知之明乃不咎己之假維新而訾人之真頑固詆譎諧毀以快報復究之乞開國會最力且引日本往事爲詞謂廷臣庸昧萬不宜先組內閣侃侃直陳者非他人卽頑固之錫良而爲世昌之所萬不敢出也故君子於其排良有微言焉

與羅斯福塔虎脫威爾遜之比較 羅斯福世之豪傑以比世昌或將議其擬於不倫然二人之殊別繫於才智之優劣者什六繫於國勢之強弱者亦居什四也使其異地而處徐或者亦有展布羅或者亦難竟全施蓋軍隊之弱器械之窳財政之竭實業之不發達苟有賢者本其智力學識以經畫整理之未必不能改良獨人心皆競私利破公益寬廉鮮恥棄信滅義不特羅氏束手卽臨以拿破崙之威華盛頓林言之仁格蘭斯頓璃志尼之忠亦可決其無效也何也法政改革易而心理改革難也羅主猛進威主保守塔兼取於二者之間而威氏應世界之潮流卒放棄其保守與德粵以兵戎相見故在美利堅自以羅氏爲政治之主盟其膽力猛鷲辨論雄健匪特徐所不逮世界人材足與齊衡者亦殊不多睹以威塔論則徐較類塔第無其學識耳若夫具世界眼

光不違時之趨勢或亦足隨威氏後焉

第十五章 結論

著者既據所知聞經緯排比而成上之十四章於徐氏之身世之出處過去之事蹟未將之政見被選之情狀左右附從之文武世界名人之比較或亦纖宏備俱矣夫總統之於國民猶家之有主計者其守法也則家興其不守法也則家敗而草創之局百度未張相需之殷更過於繼承之世況以今日內訌之烈外患之逼財用則羅掘久空庶政則閣置未理不有人起其能國乎故此第二次選舉之重要尤甚於第一次也當嗚嗚望治之日突聞有人出承厥乏則其人雖不必有越衆之德蓋世之才而能爲赳赳者所推服囂囂者所擁載是亦政時之名家醫國之妙手矣度我同胞其欲窺徐氏之過去爲未來之預測者必繁有徒故著者不憚詞費復贅以概括之論以告我國人焉

一則南北戰事決可停止也欲明其可停之果當先究其不能不停之因蓋北之借款已完南之欠餉甚鉅則財窮北無應敵之軍南無繼續之彈則兵與械亦窮兵械餉者作戰之原料已無原料何從製器特雙方不願示弱陰謀者遂乘隙操縱徐氏當此時

機提出停戰勢如破竹矣一則停戰之後和局必可成就也西南有索戰費之心美其名曰欠餉此中分配重輕按人支派徐氏已有預算此議定乃及於國會問題或從事另選南北皆願犧牲或混合爲一新舊取能平等殊有磋商餘地也戰事斯結局矣是二者實率士之濱所所夕禱籲者也而世昌之力與識皆足辨之故曰其重要尤甚於世凱也至其他行政及外交之應付軍事之計畫胥可預言亦條述如後

財政之預言 必以縮減政費軍備爲入手辦法而續向銀行團或美商之單獨貸資者提議借款爲裁兵及京鈔兌現整理各省金融發給西南欠餉之用主任度支至需要時或竟任諸理財專家之熊希齡借款則士詒自齊事也聞美人已允援手特不願假爲南北戰事之用必俟時局解決始司開議若清釐統捐察考錢糧中飽亦其預定政策總之徐氏就任財政必將有所改革第欲其澈底澄清盡蠲各弊則不可得欲其通盤籌畫公私釐然亦不可得非無是志慮特無是毅力非無是討論特無是人才耳故論財政前途可云救垂危之命而不可云斷沈綿之疾也

教育司法之預言 二者自爲袁氏所摧折近益消極視清季世弗逮矣世昌督奉主

張教育普及司法獨立最力者也然以財政的束縛或取維持現狀而就教育中之實業專門一部份少事擴充焉

實業之預言 此救貧之根本計畫亦世昌數年所抱之唯一政策農商一席當屬之張謇資本則賴之美商以航業農產爲先導繼之以鑛紡各業所慮者強鄰之隴斷耳立法之預言 世昌第二次通電競競於法律之不立實其由衷之言蓋以三年來之觀察知武人把持將陷國家於覆亡欲藉此內外於軌物宜其競競於立法用知其斷不以金錢結合政黨爲安福交系所隴斷然以舊約法之束縛又非所樂就或者將乞議會爲審慎之改定設改定之望絕則勢不得不出於陽奉陰違敷衍之一途故就法律前途觀可謂有希望而不敢遽抱樂觀也

軍事之預言 必主縮減軍備少輕政府之擔負殆無疑義聞將俟南北統一卽以此爲第一條件令各省自認裁兵至何數爲止然後政府裁定之大約臨時招募之軍隊一律遣散固有之軍隊留其關係國防者餘則限三年內缺額不補爲徐進辦法是議實法之某西人由士詒達於世昌者聞所擬頗詳所周備計可實行至湘駐桂軍川駐

滇軍目前固不得不以此羈縻西南迨裁兵議定則二者日爲無形之消滅若川邊用兵或將藉爲消納滇兵之地至參戰程度必以要求加入前敵爲止則尤世昌所主張必取得協約國公論而達此目的焉

外交之預言 其宗旨則謹守現狀不以罅隙示人使乘我於危也著者前已言之矣總之拒日勢所不能賣國心所不忍或名親而實防之至歐戰終結我必無利益可獲著者所敢預決而世昌亦知之稔矣

據以上之觀察則國人對於世昌之當選固樂觀多而悲觀少外論以其爲適宜人物山者以此著者許其爲救時名家醫國妙手者亦以此但可救可醫者時局之計紛而無裨於國勢之積弱若夫名德不昌綱紀廢墜人心已死廉恥道喪則世昌無如何卽賢於世昌者亦無如何也其原因則一坐於無恥之官僚政客一坐於強梁之武夫悍將自袁氏提倡於前蘊釀至今遂成一不可收拾之局所謂有金錢無羞恥有權勢無法令者也欲爲根本之整頓則十詒揖唐汝霖宗輿廷芳紹儀皆當放棄是固不能也則錫嗣冲作霖克武善德炳焜皆當駢誅是亦不能也以其不能名德綱紀安有昌明之

日况武人不受議會裁制實不僅北軍之野蠻者爲然卽南軍之文明者未嘗少異而不觀廣東之開賭禁乎勒房損乎省會彈財政廳長而無效乎報館主任不付審判卽宣告死刑乎吾聞粵民之困於捐輸無殊於遭兵燹特名屬護法而又有嚴厲對待故報館不敢登載耳差善者南軍取財盡以供戰北軍取財先以自肥雖害民有重輕而以瀕於破產之中國則皆不堪其擾矣以著者希冀之心能南北軍官自旅長以上同時下野盡裁冗兵聲明非對外不出任事然後以依法之選舉召集良善之國會議員則本其研究之學說與夫地方之利病一決於良心上之從違編爲法律自是之後犯者必懲破外國之例元首亦不得特赦一人再犯者誅守刑亂之訓莠種固在所必除人心知向廉隅然後聘客卿振興實業是則天之祚夏其上策矣此而不能南北罷戰從事裁兵嚴軍民兩政之分絕武人干政之習而舊國會議員亦屏除私忿力顧大局恢已墜之聲名謀未來之幸福尙不失爲中策并此不能則固不得不任世昌之維持現狀暫弭兵端矣然亦苟延殘喘耳嗚呼北洋派之破裂固國民所可喜而亦國民所可懼者也稽之史冊則雲中之羣盜卽河朔之殘兵明之闖獻卽勤王之潰卒考之時

事則淮軍退卽掠通州滇軍敗而焚富榮以其野蠻無識苟直內訌過烈餘燄瀕燼彼握軍符者希
望旣絕計唯縱兵大掠則此五十餘師燕魯魯豫皖之徒皆成流寇吾民其無遺類矣故曰可懼也
然則世昌之出徐謀裁汰斯禍其庶幾免乎燕雲北望著者有深冀焉

